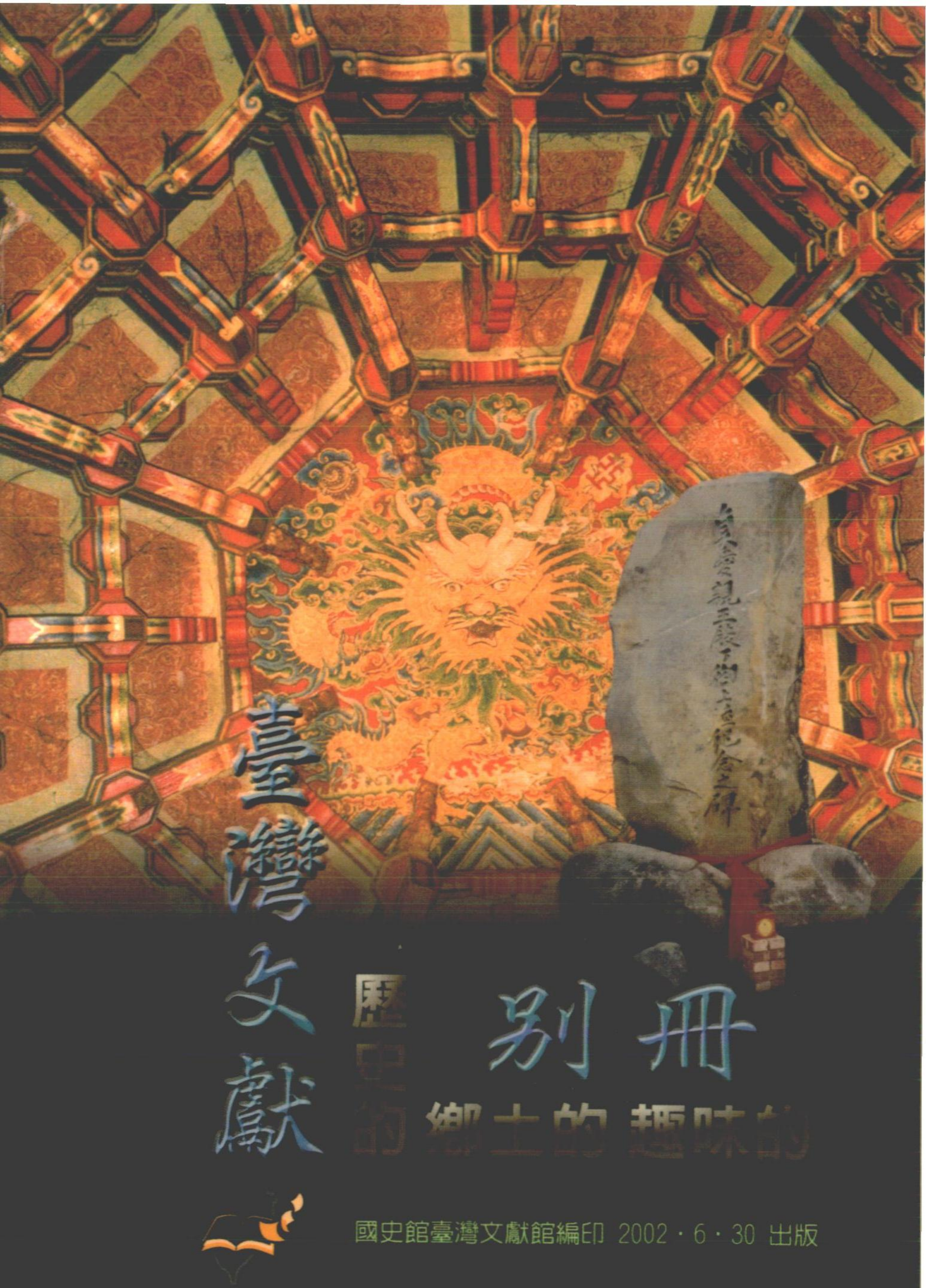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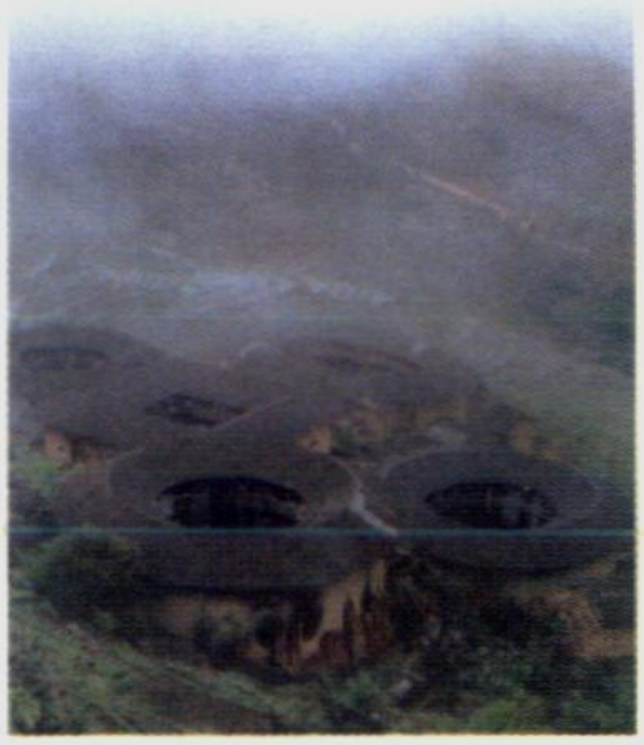
臺灣文獻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別冊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印 2002・6・30 出版

目錄 Content



2 「劉皮黃骨」原來如此
撰文／劉峰松

6 古文書說話－草鞋墩無解
撰文．攝影／林金田

8 哆囉國社老墳－朱姓墓碑
撰文．攝影／ 劉澤民

12 安平第一橋－見證世代滄桑
撰文．攝影／鄭道聰

14 「樂透不樂」，樂極生悲
撰文．攝影／林文龍

16 日本侵台留遺蹟
撰文．攝影／何培夫

20 貞愛親王上陸紀念碑出土記
撰文．攝影／林明洲

24 「原台南州廳」斷碑奠石出土記
撰文．攝影／范勝雄

28 日本幸運艦雪風號-太平洋海戰奇蹟
撰文／陳文添

哀怨歌聲－安平追想曲 31
撰文／鄭道聰

阿媽的秘密 34
撰文・攝影／吳成偉

救命米再現－山頂人感心 37
撰文・攝影／李展平

眞有龍王家族嗎？ 40
撰文・攝影／簡秀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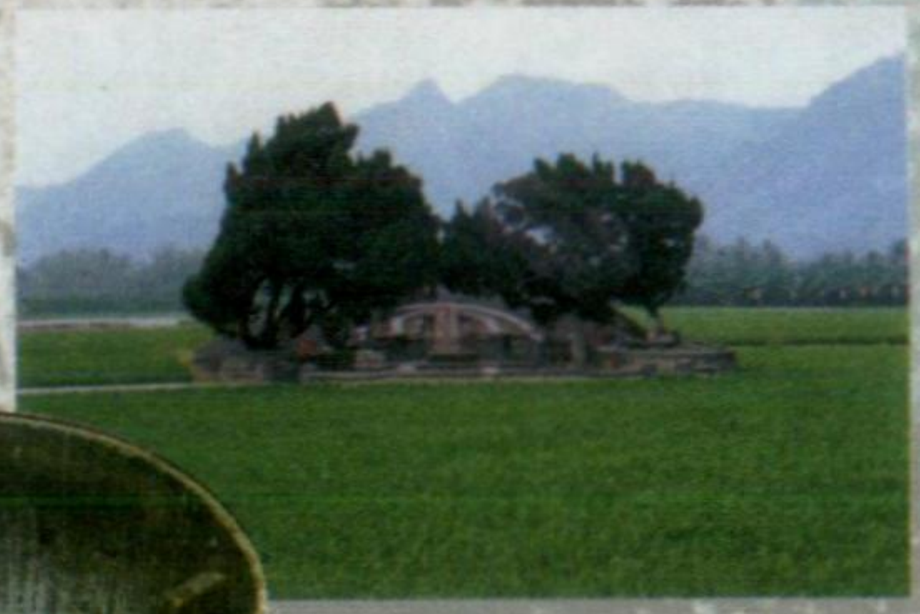
熊熊火把迎牛燈 44
撰文／洪瑞豐

伯公的風水造型－美濃猶存 47
撰文・攝影／張二文

包尾談古 51
撰文／廖述洲

尿桶憶往 55
撰文／江錫賢

三中貫三台 59
撰文／林修澈



台灣人的靈魂信仰 62
撰文／董芳苑

劉皮黃骨原來如此

——併向黃文進博士致謝

撰文／劉峰松

下筆寫本文有點尷尬，真不知從何說起！

今年四月十六日早上，有台大黃文進博士堅持親自到辦公室找我，當天還有夫人陪同前來，可見茲事體大。才一照面，他就開門見山，鄭重的表示已經準備好種種資料文件，絕對能夠證明他們瑞芳水湳洞的「黃厝」不是海盜大本營；黃家子孫也絕對不是海盜的後裔，相對於他的義正辭嚴，我則是面色凝重，冷汗直冒。

福建省南靖縣田螺坑　黃文進先生／提供

原來前省文獻委員會在八十六年出版的《台北縣鄉土史料》，記錄當地一位耆宿張老先生依據傳說，在耆老口述歷史分組座談會上公開提到「黃厝是海盜的大本營」，並被錄音下來。此事爲黃博士所悉，十分憤怒。身爲知識份子，祖先卻被誣賴爲海盜，是可忍孰不可忍！？

爲證明當地黃姓宗親絕非海盜後裔，他幾年來不畏艱苦數度尋根到福建南靖田螺坑一帶，地毯式的搜訪耆老，影印族譜，甚至連宗祠公媽龕上的祖宗數十代的譜系都抄錄下來，不但證實瓜瓞綿延，脈絡分明，而且家世清白，無一海賊；甚至反而找出了一位專門抓海賊的族人——福建水師提督一等海澄公黃梧佐證。

水滿洞黃家的開基祖叫「百三郎」，一位來台後代子孫水元公，曾在蛤仔難（宜蘭）湯圍（礁溪）白石腳與泉州人沈克明相鄰，又相偕變賣田產到瑞芳水滿洞開墾，嘉慶年間發跡後就在當地蓋「大塊厝」，並返回南靖田螺坑興建宏偉壯觀的著名客家土樓—和昌樓，目前經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爲世界級古蹟。該建築群有三個正圓形及一橢圓形土樓，共同圍繞著中間一座方正土樓—堂稱「芳山堂」，樓名「步雲樓」；每樓有三層高，方正土樓有八十四間，其它土樓分有九十六到一百零四間不等，估計可住數千人之多。這樣一個奇特的建築（附圖），據說美國人從人造衛

星拍攝下來時，還誤以爲是中共的核子反應爐，一時大爲震驚呢！

黃博士一方面理直氣壯地邊說邊提示證物，一方面也不斷嚴正地要求還給他們黃家一個公道，否則即如我得到的情報，他不惜對簿公堂，打證謗官司。同仁私下提醒我，黃博士是學理工的，凡事追根究底，不給予合理解決，必不甘罷休。

我到文獻館代理館長職務才幾個月，就接下這個燙手的山竿，眞是倒霉鬼！

不過我一邊聽他投訴，卻也一邊翻翻他的證物，竟驀然發現這位黃家開基祖「百三郎」的兒子中，有一位叫「千七郎」，而我劉家的開基祖卻叫「千八郎」，眞是無巧不成書！

今年二月廿二日，我與內人翁金珠回社頭鄉芳山堂辦的春季祭祖活動，才首次知道我們的開基祖就叫「千八郎」，當時與採訪的中國時報陳文獻記者聊起，這個名字有點日本味，怪怪的，而且推算時間大概在明末清初，就戲稱莫非劉家是「倭寇」的後裔？眞是嚇了一跳。現在忽然出現一個「千七郎」，不免好奇，而且雙方都被「海盜後裔」的問題所困擾哩！

當時我趕緊找出劉氏族譜來跟黃家祖譜對照，果不其然，那個「百三郎」也正是我們「千八郎」的老爸。我也榮幸算是那座人類文化遺產—和昌樓主人們的親戚，而且千眞萬確地證實我們芳山堂劉氏宗親就是客家人—已經被福佬人同化，又稱福佬客。黃博士也等於幫忙

芳山堂的劉氏子孫尋根呢！祇是爲甚麼後來遷移到南靖縣書洋鄉下板寮的姓劉，而遷移到同鄉上板寮的姓黃呢？而雙方的先祖又叫「百」、「千」的，兜不攏呢？族譜中同時期的名字大都如此，像「念六郎」、「念五郎」、「四七郎」、「萬一郎」等等。爲此我曾經請教研究明史的翁佳音先生、研究鄉土史且屢次到華南做田調的陳炎正先生，甚至也當面請教黃博士，說法各異，沒辦法得到確切的答案。

然而回想童年曾聽父親說過，我們芳山堂是「劉皮黃骨」，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都是同宗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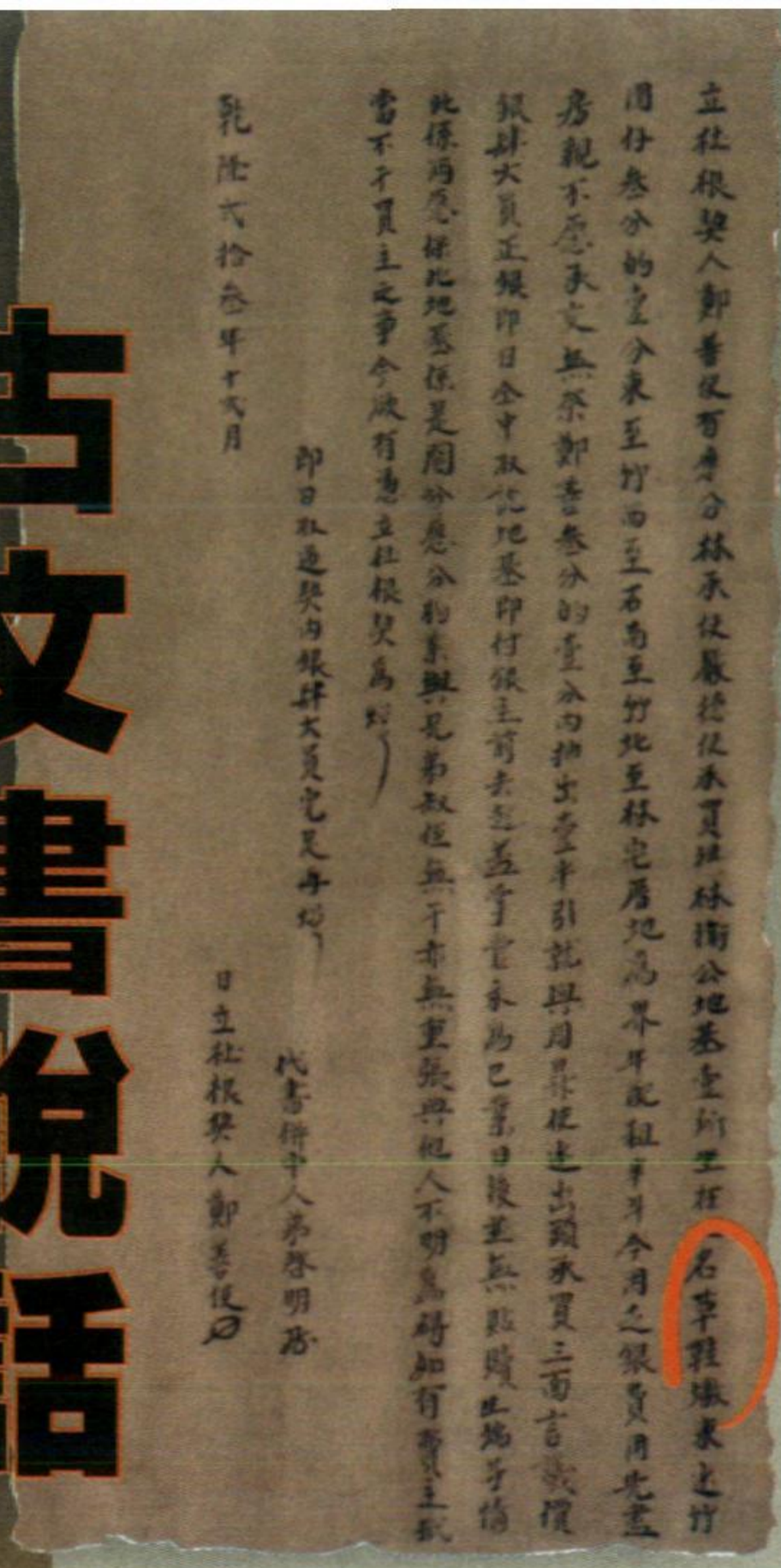
這件事就此打住，千七郎的子孫也好，千八郎的子孫也罷，都應不是海賊的裔孫！黃博士慷然允諾不再爲難文獻館，就交由同爲宗親的我全權處理，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至於那位說話不小心的張老先生，年事已高，就算搞錯就是，不必計較。

宗長黃博士賢伉儷大人大量，就謝謝你們不追究之恩，有空來坐。

古文書說話

草鞋墩無解

撰文．攝影／林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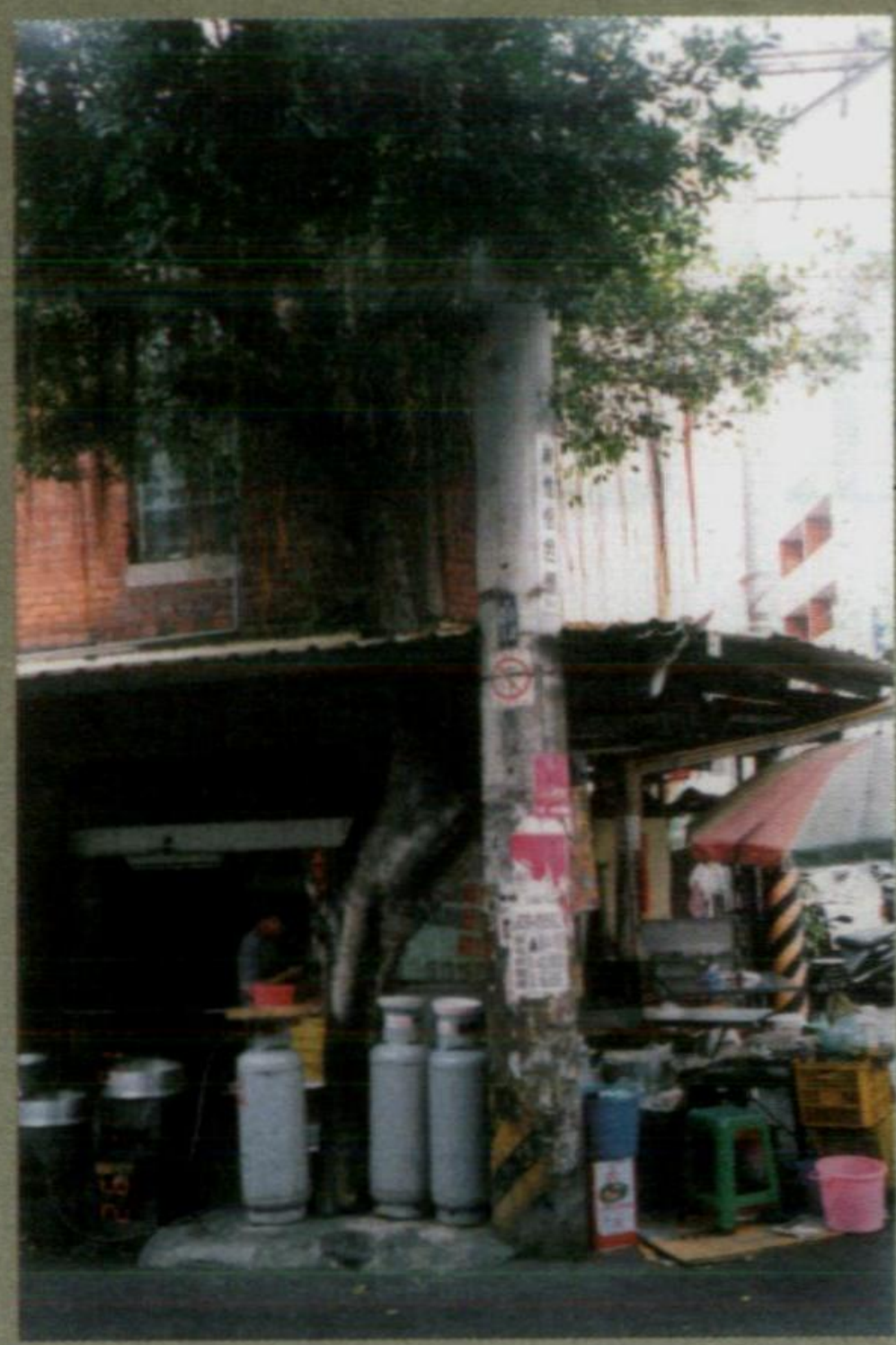


▲草鞋墩土名出現於古文書

回憶小時候（五〇－六〇年代），鄉下一般家庭沒有電視機、電冰箱，更沒有冷氣機。所以，一到盛夏夜晚，屋內悶熱難耐，老人家總在晚餐後，習慣拿張草蓆擺在庭院納涼；左鄰右舍、大大小小就會圍起來談天說地，聽阿公阿媽說他們年代的故事。

台灣史由於早期缺乏文字記載，所以有很多與史實偏離的口說、傳說。如：記憶中老一輩口中常說：很早以前鄭成功曾帶部隊，來到草屯紮營，士兵在此換草鞋堆積成墩，所以叫〝草鞋墩〞，後來打到國姓遇到傳染病，無功而返，所以當地就取名〝國姓鄉〞，中北部更有傳說鄭成功部隊去到台中縣鐵砧山，遇到旱災，士兵們無水可喝，鄭成功就將寶劍往地上一插，就冒出甘泉，那個地方就是國姓井；最後，打到北台灣在圓山附近，聞池塘內有鬼怪出沒，就將佩劍丟入水中斬妖除魔，那個地方就是今天的〝劍潭〞，事實上，這些穿鑿附會的傳說，經史實的印證：

鄭成功在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登陸台灣，



原草鞋舊址，有棵老榕樹，因道路拓寬被遷移至南投地方法院旁，目前仍有一棵小榕樹，樹下是草屯有名的〝扣仔嗲店〞。

地區，在舊時「販仔間」歇息，換鞋成墩，故名「草鞋墩」，上述幾種說法，由乾隆二十三年古文書中已有〝草鞋墩〞地名的出現（如圖），說明草鞋墩這個名字與鄭成功無關，也與林爽文事件無關，也不是光緒以後的鹿港擔埔社的關係，由一張古文書就可推翻歷史上諸多的傳說，所以說〝古文書會說話〞。不過草鞋墩地名的由來，仍然無解。

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趕走荷蘭人，四月永曆帝遇害，明祚遂亡，五月鄭成功即病逝，其在台灣總計十四個月又七天，根本沒離開過台南府城，所以證實鄭成功沒到過草屯、國姓或蓮蕉井與劍潭，上述傳說，是一種嚴重的「誤說」。

另有關草鞋墩地名由來，除鄭氏說外，又有說是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變，逃兵至此換鞋成墩故曰：〝草鞋墩〞；另亦有〝鹿港擔埔社〞說，謂清末挑夫擔鹽越八卦山脈到埔里，途經草屯

耆老口中的草鞋墩原址，在草屯鎮圓環舊街-即今之玉峰街。

哆囉嘓社老墳・

・年代：乾隆歲次乙卯（六十）年
・地點：台南縣白河鎮仙草里岩前路二二號
・尺寸：高八十公分、寬四十公分
・材質：花崗岩
・碑文內容：

皇
清
乾隆歲次乙卯年孟春吉旦
顯
考斗方
妣茅眉
朱公媽之墓
孝男 大巴茅
大女 大哈茅
大下流 巴搭阿
孫 含彌
仝立石

解讀

本件係平埔族哆囉嘓社墓碑。查哆囉嘓社，在荷蘭時期稱Doreko，高拱乾《臺灣府志》〈封域志〉作「倒哆嘓社」，《諸羅縣志》作「哆囉嘓社」。社址在今台南縣東山鄉東山村、東正村、東中村。其社分爲數部落，分布台南縣東北之麓山地

朱姓墓碑

撰文・攝影／劉澤民

帶，包括今白河鎮、東山鄉等地。其社地於康熙年間漸次賸給漢人開墾，如李貞鎬康熙末年由哆囉嘓社給墾今台南東山鄉一帶，今東山鄉東山村派出所前有一通「哆囉嘓大武壟番租碑記」，係乾隆四十二年哆囉嘓大武壟派二社土目斗寧、大哈等呈請示諭。

除東山鄉社地外，亦包括白河鎮部分土地。在白河鎮仙草里有一通「勘定哆囉嘓社番管業碑記」，內容提及「東至玉枕山大嶺、西至雙叉路、南至糞其湖、北至溫水溪。」玉枕山，一般人稱爲枕頭山，約在仙草里東境，而糞其湖即今白河鎮河東里糞箕湖。據此，至少哆囉嘓社在白河鎮領有仙草里、河東里、虎山里之地域。因其社域均在淺丘地區，故《續修台灣府志》內周芬斗留題諸羅十一番社哆囉嘓社詩云：「十八重溪外九重，山環水複草蒙茸；既和族類眞饒裕，秫酒清過漢釀濃。」顯示其居住環境爲多淺山多溪之處所。

本碑另一重要之處在於其所顯示哆囉嘓社之名制。《番社采風圖考》云：「有番名而無番姓」，後人研究爲「前名＋後名」之親子連名制。哆囉嘓社傳統名制似爲親子連名制之親名後聯型，即「凡稱人名必將其父名繫屬其下，以示有別」，亦即前名是日常簡稱的己名，正

式稱呼時在前名後面聯結親名。此前，哆囉嘓社連名制之惟一例證爲道光十三年哆囉嘓社大哈含彌立典字，契內有母親名「大哈・含彌」子名「夭釐・大哈」i。另在相關文獻所見之哆囉嘓社名譜有「大越飛」、「眉八稀」、「斗立」、「斗寧」、「思猫」。而本碑則提供「斗方」、「茅眉」、「大巴茅」、「大哈茅」、「女下巴」、「大流」、「搭阿」、「含彌」等名譜，如前述該社親名後聯原則成立，則在本件碑記中亦可看到聯名之例子。母親爲「茅・眉」，兒子分別爲「大巴・茅」、「大哈・茅」，但尚有「女下巴」、「大流」無法看出其與「茅・眉」之聯名關係。而從現有聯名制與名譜觀之，似乎哆囉嘓社並無道卡斯族男女分別固定名譜之現象，蓋道光十三年哆囉嘓社大哈含彌立典字內之「大哈・含彌」爲婦女，「大哈」爲其前名（己名），而本碑內之孝男「大哈・茅」，大哈亦爲前名（己名），故其名譜似無男女之別。

第二，爲哆囉嘓社使用固定姓名制姓前聯（漢姓）之情形。有關平埔族使用漢姓，據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載：「既於乾隆二十三年，對平埔熟番普遍諭令薙髮結辮之同時，爲表徵一道同化，乃對一般平埔熟番均予賜姓，而其姓字之種類，似略限定於下列文字：潘、蠻、陳、劉、戴、李、王、錢、斛、林、黃、江、張、穆、莊、鄂、來、印、力、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東、

余、莫、文、米、葉、衛、吳、黎。」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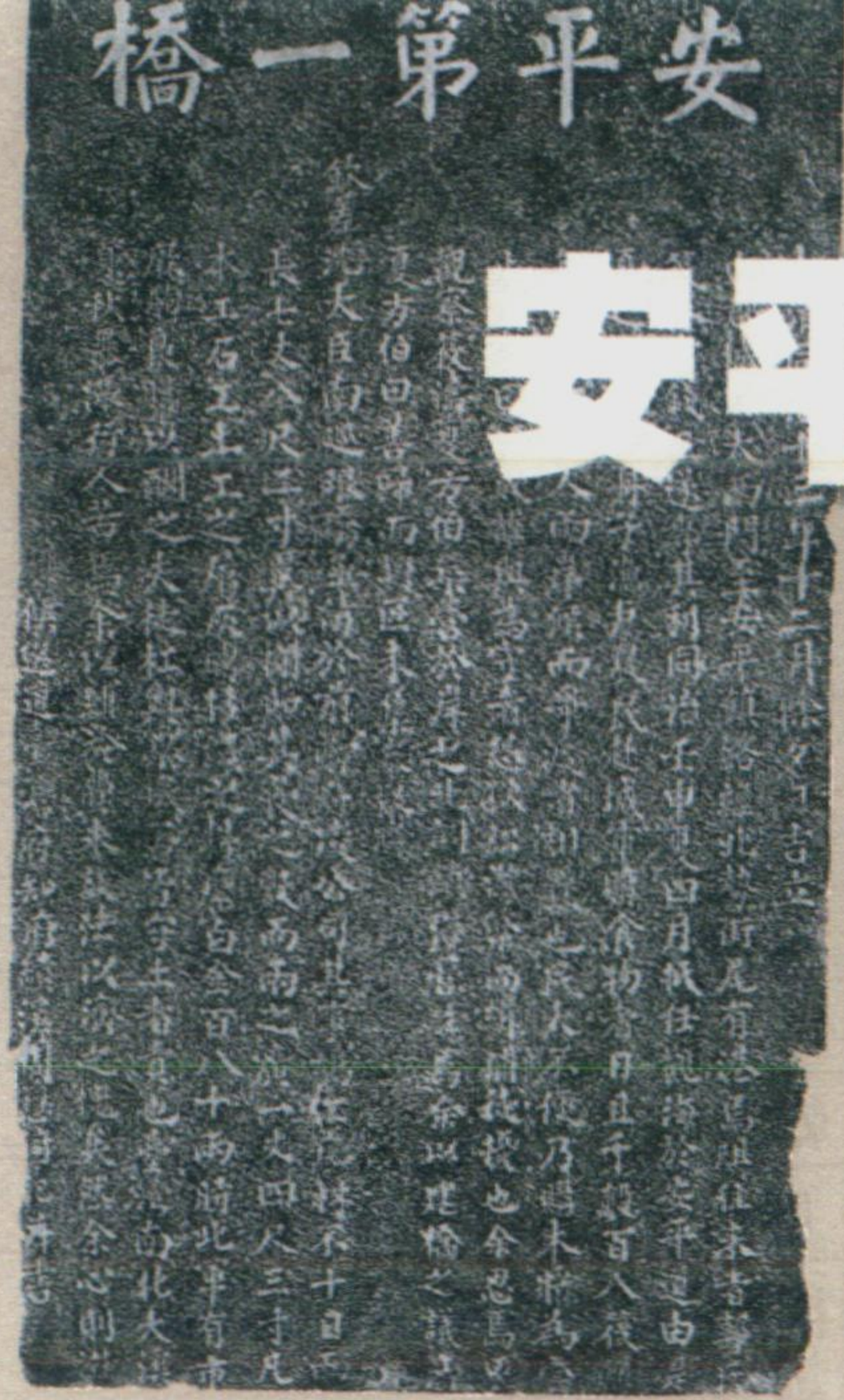
從此墓碑得知，哆囉嘓社人使用固定姓名制姓前聯（漢姓），至少在乾隆六十年以前，但仍使用傳統名譜（即漢姓＋番名）。據當地白河人士李榮宗先生調查，墓碑中之朱姓似乎曾擔任該社土目。李氏嘗試尋找哆囉嘓社朱姓之族譜，但因該地在甘爲霖牧師導引下，放棄原有之信仰，改信基督教，故而未有相關族譜等資料留下。另從古文書資料顯示，同治三年以後之通事均爲潘姓，而且多爲漢姓＋漢名。

哆囉嘓社通事土目表

職稱	時間	姓名
土目	乾隆三十年前後	斗立、思猫
	乾隆四十八年	斗寧、大哈
通事	乾隆三十年前後	眉八希
	乾隆三十四年	眉八稀
	乾隆四十八年	眉八〇
	同治三年	潘望
	同治六年至光緒七年	潘聯興
	光緒四至五年	潘德源
	光緒六年	潘聯清
	光緒十三至十五年	潘聯發
	光緒十四年至明治三十一年	潘必達
		潘少

I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台灣私法物權編》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一版二刷），頁三五一至三五二。

ii 江慶林等中譯，伊能嘉矩原著，《台灣文化志》（下卷），（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年六月），頁三二六。



安平第一橋

碑名：創建安平第一橋碑記
年代：同志十三年十二月(西元1874年)
地點：中區南門路　大南門碑林
位置：第二排第九位
材質：花崗岩
形式：額刻「安平第一橋」五字
尺寸：高127公分、寬76公分
碑圖採自：
《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之〈台南市（下）篇〉第392頁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印
／孫德彪監修／何培夫主編

「安平第一橋，大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除夕日吉立。」

台南市南門城外碑林第二排第九位，有塊高 210 公分，寬 200公分的石碑，額鐫「安平第一橋」，原立於清代府城西城外五條港的港嘴，即今台南市民生路二段協進國小側門的地方，日治昭和十年（1935）因拓寬馬路被移置南門城外碑林，這塊石碑是台灣知府周懋琦爲建台南往安平的第一座橋所立，內容其實講述著晚清時期台灣府城官場外史。

碑首寫著「由郡城出大西門至安平鎮，路經北勢街尾有港焉，阻往來者。」這二十四個字描述府城五條港至安平的地理形勢，如今「港」已湮沒，「北勢街」還在，今稱神農街，是台南市政府重點保存的古街，當時知府周懋琦於同治十一年四月至台抵任，想去安平觀海，一如以往所有內地來台的官員，都會由此去安平看四月南風吹襲的海浪吼聲，這是在大陸看不到的，但「郭氏渡以筏，人索錢三，遂專其利

一見證世代滄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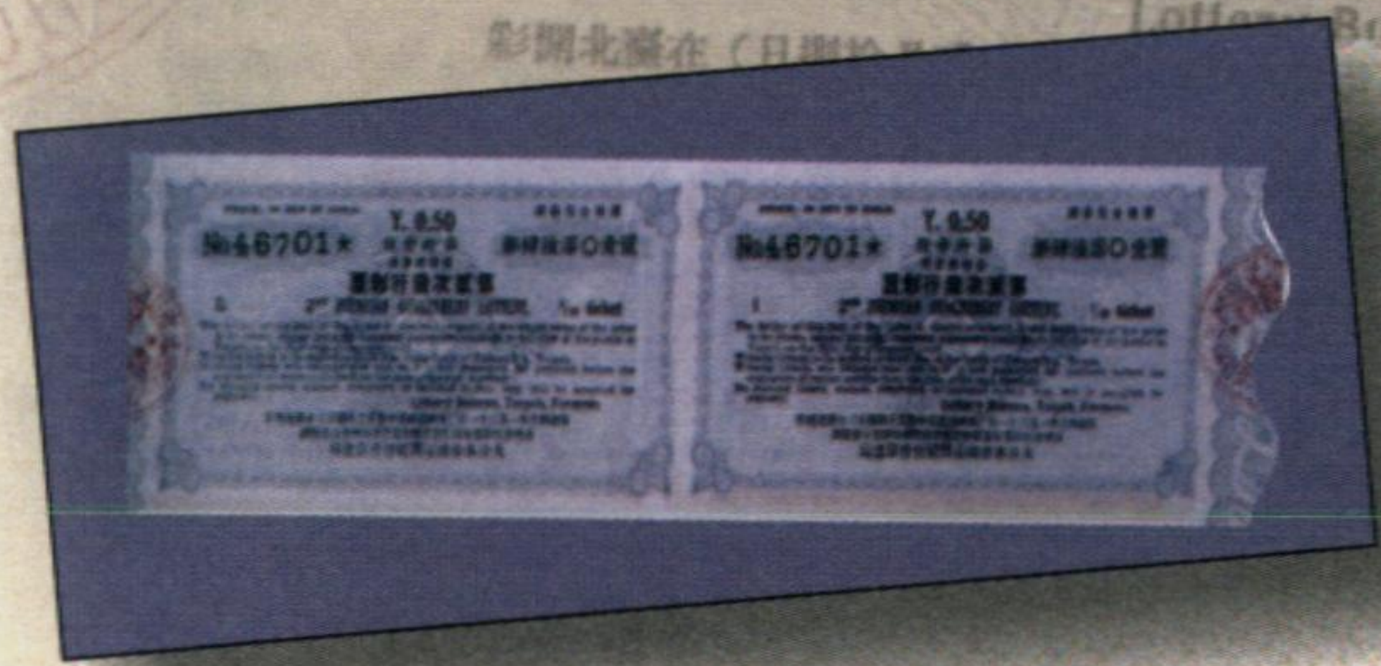
撰文・攝影／鄭道聰

。」有個郭姓地方有力人士把持著這個渡口，旁人不得擺渡。

「春夏之交，商人、舟子、漁户、農民，赴城市購食物者，日且千數百人，筏限以一，每次載六、七人，兩岸候而爭渡者相釁也。」愛民的周知府見此「民大不便，乃購木將爲橋焉。」但是有人出來阻止，而且搬了一個治安與軍事的大理由，有止之者曰「橋成，誰以爲守者？恐獄訟之發，而揖捕徒擾也。」這個官腔使周知府在石碑上寫「余忍焉」，這個人的官位應該比知府大，使他一忍就忍了二年多，直到同治十三年的冬天，因爲發生牡丹社事件，台灣道夏獻綸爲防衛府城安全，調鎮海營駐守五條港的入口，周知府才「余以建橋之議商 。夏方伯曰 ：『善』！」而且爲了避免那位大官不高興，「欽差沈大臣南巡滬橋，亟請於前。」周知府還趁沈葆楨巡台之時向他請示，這座橋終於不到十日間，花了一百八十兩白銀建造完成，周知府爲了請駐軍防守此橋，不讓大官編排理由，還花錢「時北軍有市騾者，厥駒良，購以酬之。」

那位大官是誰呢？周知府爲了官場的倫理及讀書人的口德，在石碑上並未書明，如熟悉台灣史的人可以想像一下，應該是總兵官或水師副將之類，至於大名是誰？其實並不重要了！在這塊碑的最後一段「臺灣南北大溪數十，夏秋暴漲，行人苦焉。余以拙於費，未設法以濟之，愧矣！然余心則滋感矣！」此段自述雖是自責短於經費，未能週全水利交通工程造福百姓，卻也寫出周知府民胞物與的胸懷。

「樂透」不樂



民國七十七年，爲了擺脫「大家樂」賭博的糾纏，台灣省政府毅然停掉了發行已久的「愛國獎券」；然而賭性堅強的民衆，轉以香港六合彩爲依附對象，瘋狂依舊，一般社會大衆卻失去了「一券在手，希望無窮」的夢想。許多殘障同胞，也因此喪失了賴以維生的工作機會。

民國八十三年，爲了重新發行獎券問題，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政府的熱烈爭取，成爲輿論關注的焦點。其間，還發生了高雄市政府搶先偷跑發行彩券，造成轟動。之後，由台北市政府取得彩券發行權，引進美式電腦樂透彩券，定名爲「公益彩券」，以彩券盈餘，回餽社會，挹注社會公益事業。

九十一年元月十五日，第一期的公益彩券正式上路，「一券在手，希望無窮」，彷彿爲經濟不景氣的社會，注射了一劑興奮劑。大家樂時代的瘋狂、怪象，再度浮現。

回顧台灣彩券的發行歷史，打著「公益」旗幟的彩券，並非始自今日，其實早在日治時代就已出現了。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六月十三日，日本政府公佈了

樂極生悲

撰文・攝影／林文龍

律令第七號：「台灣總督府　侵占等犯罪率大幅升高。爲慈善、衛生、廟社保存之　台灣總督府不得不在明治事業，得發行彩票。」接著在同年九月六日以府令第五十四號公佈台灣彩票施行規則，由專賣局長官尾舜治兼任台灣彩票局長。九月二十二日，第一次彩票開始發售，共四萬張，每張含同號十小張，售價五圓，分售每小張五十錢，頭彩可得彩金五萬圓（小張五千圓）。

這項台灣史無前例的公益彩券，立刻引起民衆搶購，原定十二月十五日開獎，但在十月十八日就已售罄，甚至出現黑市買賣。由於民衆反應熱烈，因此從第二次起，再增加發行量、提高彩金，終於對於整個台灣社會造成了負面的影響，詐騙、四十年（一九〇七）三月十二日宣布無限期中止彩票發行，前後不到一年，總共只發行了五次。這些彩票由於存世稀少，現在已成了收藏家夢寐以求的珍品。

歷史殷鑑不遠，無論是日治時代公益彩票或戰後的愛國獎券，都遭到停辦的命運，理由相同，都是這種具有投機性質的彩券，對於整個社會的不良影響至深且鉅。目前的樂透彩券，投注量一再破世界紀錄，加上一週兩次的密集開獎，其負面影響值得政府三思。（林漢章先生資料及實物提供）

日本侵臺留遺跡

撰文・攝影／何培夫

清同治十年（1871）十月，琉球宮古島人六十六名因船隻遇颶風傾覆，漂流至臺灣南端的八瑤灣（今屏東縣滿州鄉），並誤入牡丹社（今屏東縣牡丹鄉），其中五十四名遭當地原住民殺害。三年後（即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1874），日本藉口琉球爲其屬國，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臺灣番地都督」，率軍犯臺，是謂「牡丹社事件」。

今日在屏東縣車城鄉仍然遺留「牡丹社事件」日本侵臺的碑碣：

1.明治七年「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碑以及「遭難琉球藩民紀念碑記」，皆西鄉從道 所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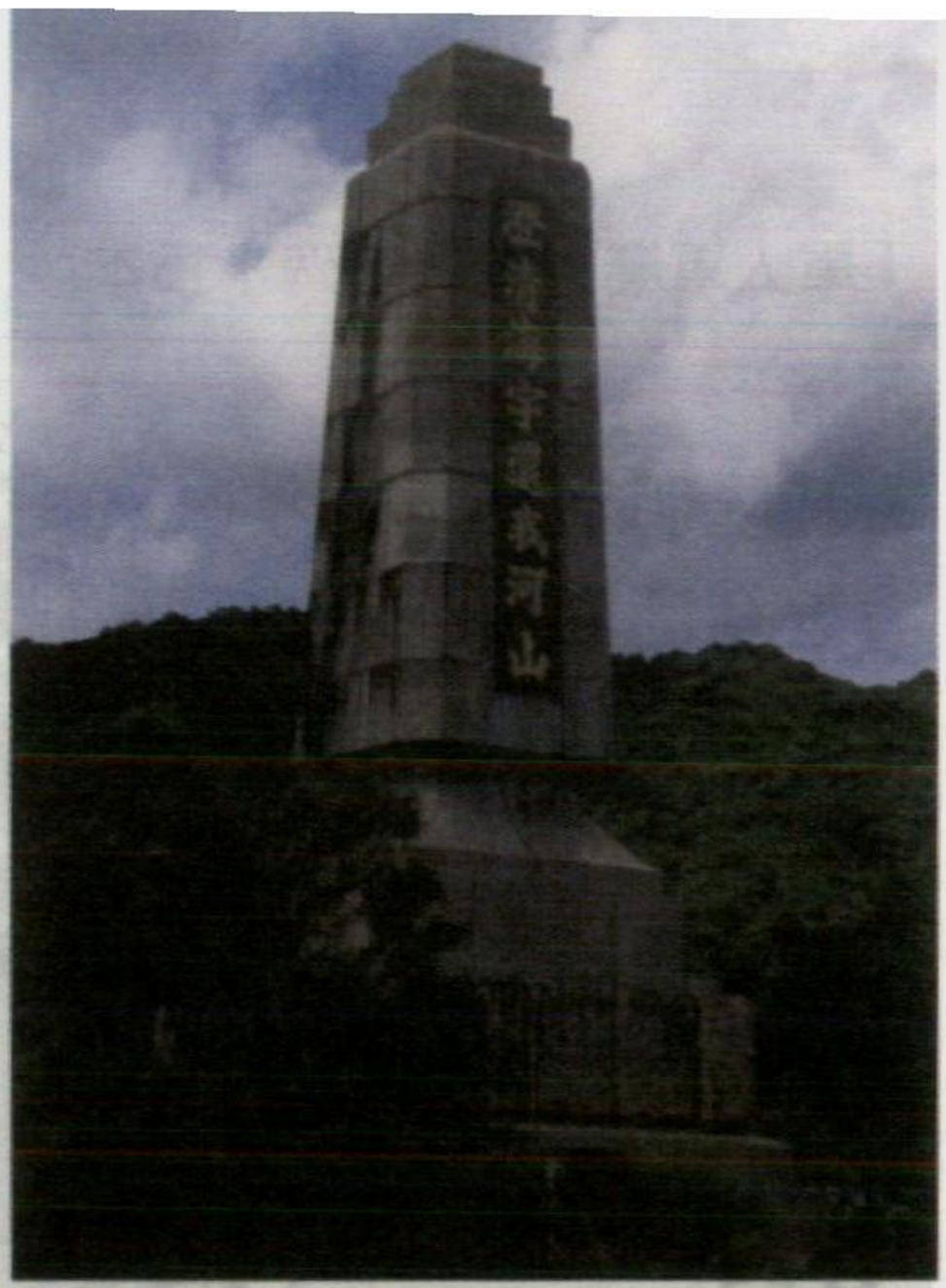
2.同治十三年「大日本琉球藩民墳墓」碑，當地漢人爲遭難琉球人所立。

▲「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與「建立遭難琉球人題名錄碑記」今貌

3.日據大正五年(1916)「明治七年討蕃軍本營地」碑，紀念西鄉從道征臺部隊登陸社寮，並駐紮營地。臺灣光復以後，鑿毀碑文。

4.日據昭和二年(1927)「建立遭難琉球人題名錄碑記」與「遭難琉球人題名錄」，嵌於「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

▲「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與「建立遭難琉球人題名錄碑記」舊貌，取自《臺灣寫真帖》



▲「西鄉都督遺績記念碑」改題「澄清海宇、還我河山」八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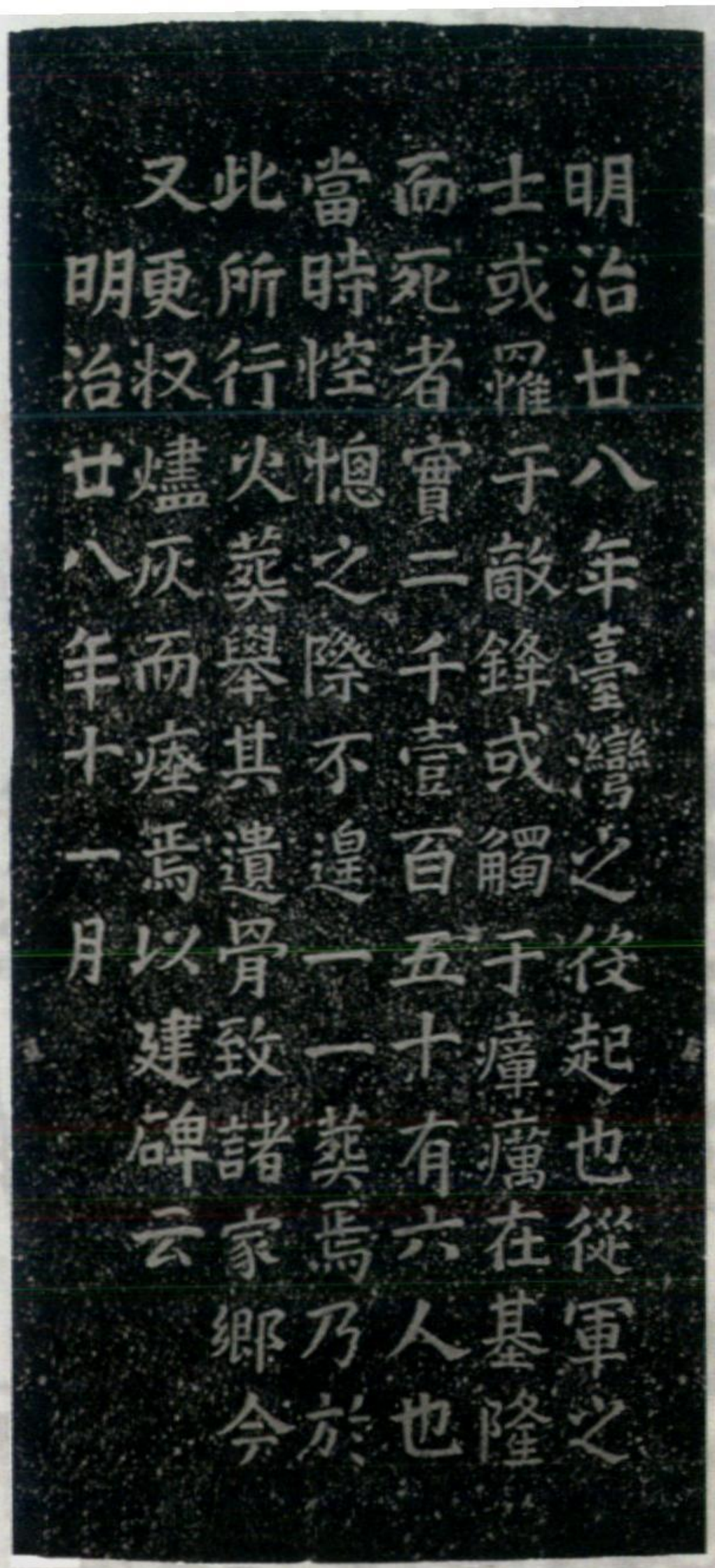
四名墓」碑之下方。

5.昭和十一年（1936）「西鄉都督遺績記念碑」，碑立石門虱母山，面向古戰場。臺灣光復以後，就其碑陽改題「澄清海宇、還我河山」八大字。

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並將臺灣割讓予日本。日本明治二十八年（1895）五月，北白川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自三貂角附近澳底登陸，由北而南逐次征服臺灣抗日義軍；隨後，伏見貞愛親王率混成第四旅團自嘉義布袋登陸，陸軍中將乃木希典率第二師團自屏東枋寮登陸。北、中、南三路日軍會師臺南，終於十一月十八日佔領、接收臺灣。今日仍然遺留「乙未割臺」、日本入侵的碑碣：

1.基隆明治二十八年「軍人軍屬火葬場之碑」，記載基隆戰役日軍戰死者火

「軍人軍屬火葬場之碑」拓本▶



葬情形。

2.基隆明治三十一年(1898)「近衛師團戰死者之墓碑誌」，紀念基隆戰役死亡的日軍。

3.基隆明治三十一年「招魂碑」，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所立。

4.基隆昭和二年（1927）「招魂碑移建記」，與前碑皆爲基隆戰役戰死者招魂而立。以上四件石碑隱藏於民宅後方，少人發掘聞問。

5.布袋大正十二年（1923）「貞愛親王殿下御上陸紀念之碑」，臺灣總督男爵田健治郎揮毫並立。臺灣光復以後，碑遭推倒而埋入地下。民國九十一年（2002）元月六日本碑自原址出土，嘉義縣政府擬將其指定爲「歷史建築」，加以保護。

6.臺南昭和七年（1932）「伏見宮貞愛親王御駐營遺趾」碑，日本勸業銀行總裁馬場鎭一所立。臺灣光復以後，碑亦遭摧毀而棄置。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本碑自土地銀行（前身即勸業銀行）舊宿舍出土，臺南市政府擬將其入藏臺南市立民族文物館。

7.新竹昭和十七年（1942）「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

◀「招魂碑」拓本

記」，新竹州知事鈴木秀夫所立；並且重刻「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詩碑」，用以誇示軍功：「追擊奏功休我兵，貪眠山阪到天明；日中炎熱事如夢，月下露營萬感長。」

8.鹽水昭和十八年（1943）「伏見宮貞愛親王御遺跡鹽水港御舍營所」，紀念伏見貞愛親王於明治二十八年十月攻佔鹽水街，並駐軍本地。

9.鹿港昭和十八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鹿港軍情御視察之所」、「北白川能久親王視察鹿港遺跡紀念碑記」，紀念北白川能久親王攻陷彰化後，至鹿港文開書院視察並聽取軍情。

入侵者立碑，爲侵略行動找尋正當的理由；征服者立碑，爲戰爭暴力誇張崇高的榮譽。臺灣光復以後，日據時期所立碑碣多予以拆除，尤其相關侵臺事蹟的碑碣；倖免者就此少數而已，成爲歷史見證與文獻史料。今日新出土的石碑正逢保護文化資產的潮流，得以視若珍貴的古蹟與文物。在不同的時空，石碑的命運竟然截然不同，應有「時也、運也、命也」的感嘆！

【註】除新出土碑碣以外，上述碑碣詳細資料請參閱拙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之〈臺南縣篇〉、〈屏東縣篇〉、〈彰化縣篇〉與〈補遺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出版。

貞愛親王上陸紀念碑出土記

撰文．攝影／林明洲

布袋嘴伏見宮貞愛親王紀念碑原址

▼翻攝自日本地理大系台灣篇

一、碑名：貞愛親王殿下登陸紀念碑
二、碑址：嘉義縣布袋鎮岑海里入船路四四巷三之一號
三、碑材：日本岩石
四、年代：西元一九二三年（日治大正十二年）
五、尺寸：高三二五公分、寬一五〇公分
六、採拓日期：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七、採拓人：劉澤民、林明洲

▲伏見宮貞愛親王紀念碑拓本

▲伏見宮貞愛親王紀念碑出土後暫時豎立於原址旁空地現況

西元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四月，清朝與日本因甲午戰役簽訂馬關條約，臺灣、澎湖群島割讓給日本進入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日治時期雖非久遠，但遺留碑碣數量卻頗爲可觀，從事歷史研究、史料的蒐集、發掘乃爲必要之條件。臺灣因淪爲異族的殖民統治，以致部分碑碣於光復後遭到塗抹、竄改乃至故意破壞之事，迭有所聞，以近期在嘉義縣布袋港重見天日的日本貞愛親王殿下登陸紀念碑而言，即是適例之一。

日本貞愛親王殿下登陸紀念碑，是在西元一九二三年（日治大正十二年），爲紀念伏見宮貞愛親王殿下，於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率日軍混成第四旅團自馬公港出發，分步兵一大隊與海軍連絡攻擊，鹽水港破，即從布袋嘴登陸攻台，所豎立的紀念碑（皇族伏見宮貞愛親王，曾任隊長、大佐、少將旅團長、中將師團長、日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六日受命參加日露戰爭、後升任大將、大本營屬員、軍事參議官、並奉派赴英國擔任答禮大使、回國後出仕內大臣府、後來升任軍人最高之元帥等職、於大正十二年二月四日辭世）。

據布袋嘴文化工作室蔡崇程先生調查，此後該

紀念石碑成爲布袋口的聖地，連當時布袋東國民學校（即今日之布袋國小）的學生，在學期開始及結束時暨天皇節日，都要來參拜此碑，但是這塊紀念碑在台灣光復後，卻被這所學校校長帶領六年級學生，以繩索拉下來，棄置於圍牆邊草地。依文獻記載在此碑的北方另有一個較小的石碑，此碑是爲了紀念貞愛親王之孫博義王，於西元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到布袋口參觀鹽田及參拜「貞愛親王殿下登陸紀念碑」後而豎立的，目前該碑仍尚未出土。

此後地主蔡水性先生，於民國四十五年間見此碑石質堅硬，索性將石碑深埋地底當作地基建屋，惟此後住在附近的居民，就開始有一些不平靜的事情發生，尤其地主蔡水性先生的兩個兒子，均英年早逝，諸多揣測與

不安即在該地流傳，更憑添幾許靈異之說。是時住在該巷口的蔡宗勳先生，爲了安定居民忐忑不定的心，經請示神明後，就在石碑的所在地蓋了一座小廟，每天上香奉祀，迄今香火不斷。蔡水性先生的孫子目前並沒有居住在這棟二層樓的房子，業已遷徙高雄居住，惟一直認爲其蔡家風水與家道中落和「貞愛親王殿下登陸紀念碑」被深埋當地基有關，遂於

◀ 臺南縣鹽水鎮葉宅八角樓伏見宮貞愛親王御遺跡鹽水港御舍營所紀念碑

本（九十一）年一月五日，僱請挖土機打掉舊屋挖出石碑，重見天日，迄今該石碑已深埋地下有四十五年之久，石碑及底座約高三公尺、寬約一、五公尺，碑上爲陰刻大字，每字約十五公分見方，蔡家後代已循管道爭取經費冀望在原址將此石碑重新豎立，以提供史實研究，並冀望國人在參觀之餘能記取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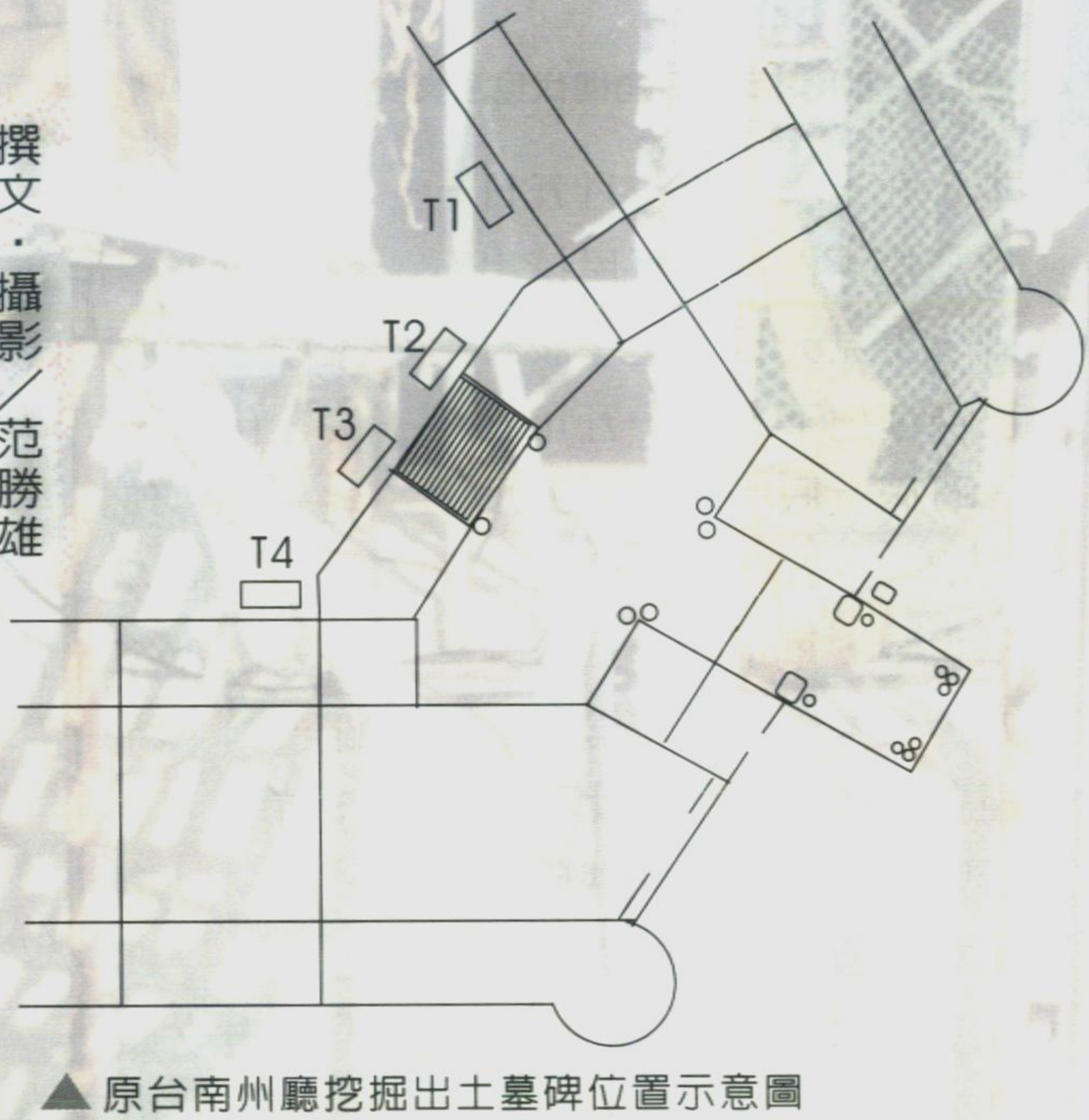
本館係於九十一年一月五、六日，由新聞媒體報導中，得知相關訊息，遂與嘉義縣布袋鎮公所及熱心地方文史工作單位布袋嘴文化工作室林玲蘭小姐、蔡崇程先生取得連繫除提供相關剪報資料並協助安排採拓，熱誠可感特予記述與致謝。另查於明治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伏見宮貞愛親王兵臨臺南鹽水，即選擇葉家八角樓爲下榻處。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日政府將葉家後裔遷離，同時將八角樓改爲伏見宮紀念館，並於葉宅八角樓現址左側園圃豎立「伏見宮貞愛親王御遺跡鹽水港御舍營所」砂岩石碑相關遺蹟，特一併介紹俾供方家研參。

參考文獻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嘉義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九年一月）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抗日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六十九年一月）
- 稻垣其外《北白川宮》（日本京都，內外出版印刷株式會社，昭和十二年六月）
- 鄭天凱《攻台圖錄-台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十月）

「原台南州廳」斷碑奠石出土記

撰文・攝影／范勝雄



▲原台南州廳挖掘出土墓碑位置示意圖

2000年1月24日至26日（距開工近十個月），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暨國立台灣文學館籌設基地台南市市定古蹟「原台南州廳」建築物內緣挖掘邊溝時，在主入口背面及其兩側（即大正五年，1916年建造完成範圍），發現殘斷墓碑四塊。

出土的斷碑約埋在「原台南州廳」建築物內緣地表下45公分，地表是厚約15至20 公分的碎磚混凝土，碎磚混凝土挖開後的埋土深度約爲25至30公分。由於斷碑位置貼在建築物內緣，地表又有碎磚混凝土的覆蓋保護，除非把碎磚混凝土破壞挖除，否則在「原台南州廳」內

T3 ▲

◀ T1

T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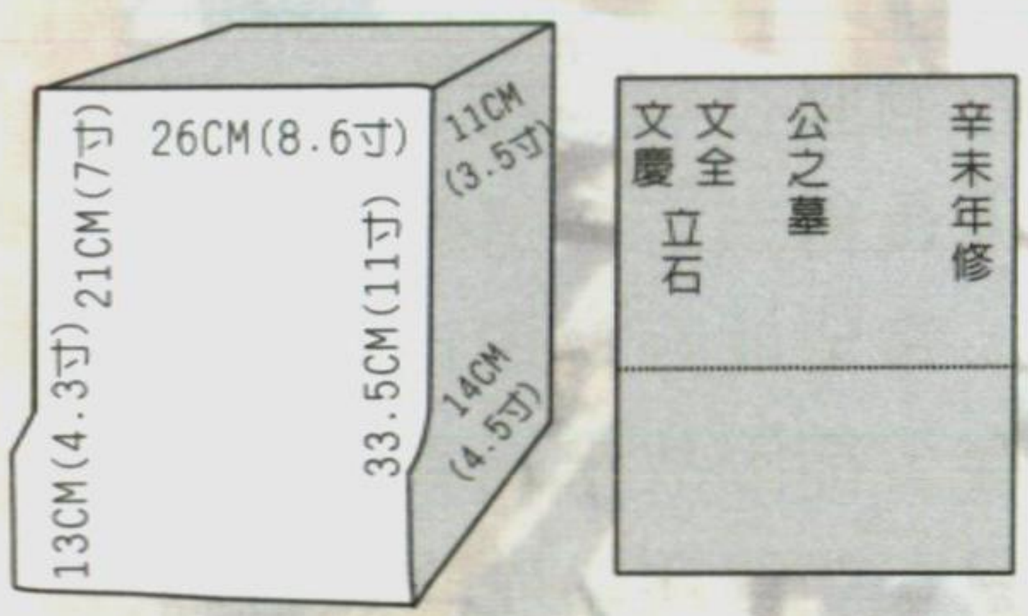
▶ T4

庭地面的開挖，都不會發現斷碑。十數年前，在斷碑出土段西端的上方建造殘障坡道，當時並未觸及斷碑，所以尚未發現，想不到這次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新建工程有一內部水溝靠在國立台灣文學館即「原台南州廳」建築物的內緣，因水溝開挖的緣故，才發現這四塊斷碑。因爲斷碑位置剛好在水溝內，已無法原狀保留在原來位置，只好將他取出，等到「原台南州廳建築生命史陳列室」設置後再予於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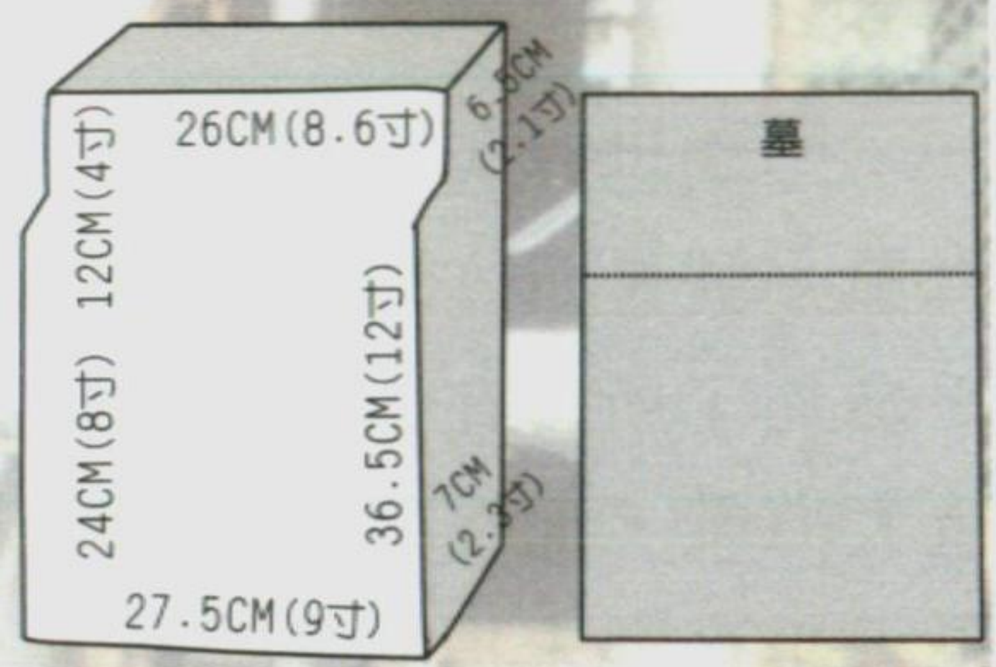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原台南州廳」基地斷碑出土的位置，皆在大正五年首期建築物的後方。主入口背面有

兩塊，其兩側各有一塊（圖一至圖五）。從埋土碑面深度約在地表下45公分的等高性，及排列位置貼靠在基礎墻壁下的均分性、有秩性，有可能爲當時台南廳舍的奠石。斷碑的正上方，甚至有後來15至20公分的碎磚混凝土保護層，可謂設想極爲周到，無慮後人的擾動。從這樣的施工進程來看，埋設奠石的時間應在建築物基礎完成之後，碎磚混凝土完成之前，且以基礎完成之後上樑典禮之前較爲合理。按本基地（原爲台南廳）於明治四十三年(宣統二年，1910)四月二日由廳長松木茂俊向總督府呈報，而台南廳舍上樑時間爲大正二年（民國二年，1913）十月十一日，可推測台南廳舍的興建應在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元年(民國元年前後，1911 - 1912)之間，所以奠石埋設的時間可推定在大正元年（1912）這一年，即在基礎一樓樓板基座（距地表1公尺）完成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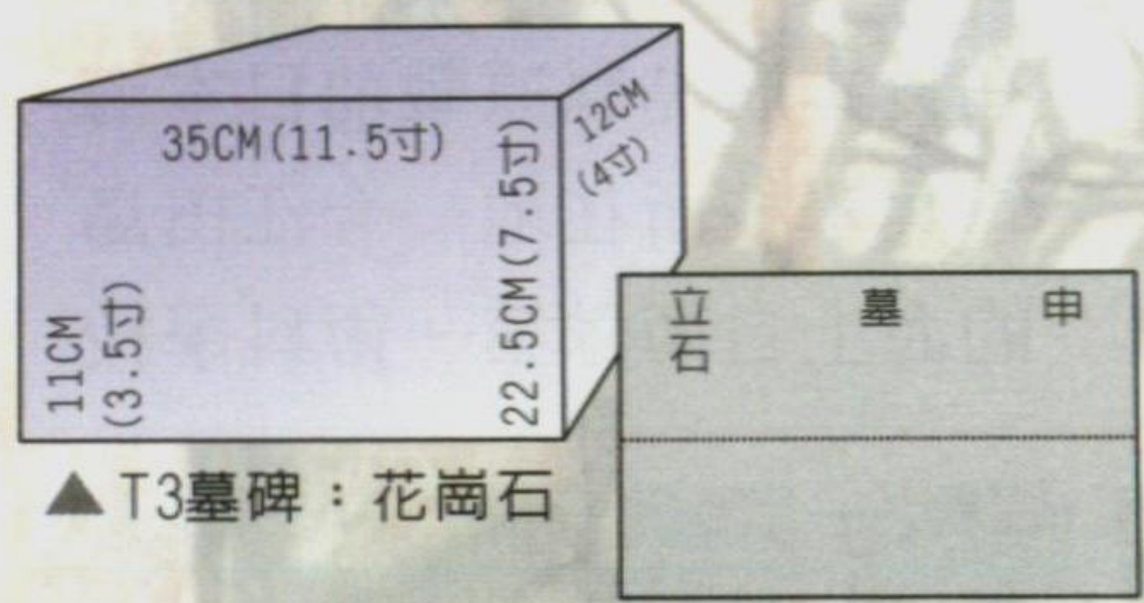
2002年1月30日，日本朝日電台曾經報導，在奈良興福寺中金堂址，發現直徑約3公分的300 顆水晶玉，有可能是興福寺興建時，舉行地鎭祭（奠基儀式）埋入基礎的。日本的地鎭祭有時合併開工一齊辦理，稱爲起工式（開工典禮）。地鎭祭的起源在日本朱鳥天皇時代(690)即有此紀錄，自古以來就是土木建築的一項重要儀式。地鎭祭的意義一如人的誕生一樣，配合每一階段的成長祈福，以求平安。所以建築物亦應舉行起工式，祈求土地守護神保佑平安順利完成。以後隨著工程進度分別舉行上樑式、竣工式，竣工式是慶祝工程順利完工，並祈福將來平安繁榮，和建造最初的地鎭祭，同樣是重要的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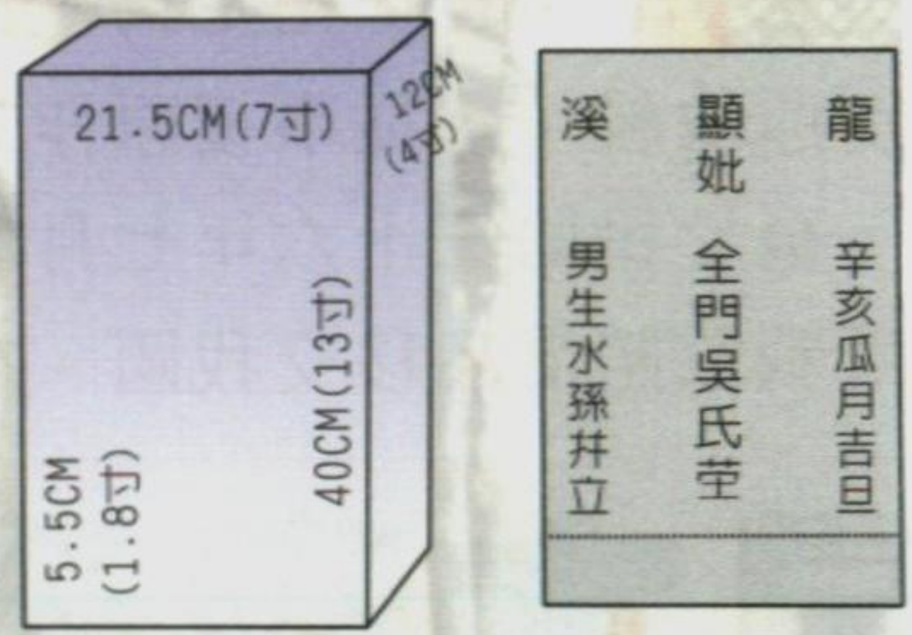
▲T1墓碑：花崗石



▲T2墓碑：安山石



▲T3墓碑：花崗石



▲T4墓碑：安山石

至於「原台南州廳」的奠基爲什麼選擇墓石斷碑，則不得而知。這四塊斷碑，前兩塊（T-1）、（T-2）的大小、做法近似，一爲花崗石，一爲安山石；而後兩塊（T-3）、（T-4）的大小、做法也近似，同樣一爲花崗石，一爲安山石。再從排列順序來看，中央爲不同的兩塊，而兩側也是不同的兩塊，其中有大小、做法的不同，和花崗石、安山石的不同。從擺設位置來看，四塊斷碑奠石幾在同一的高程（碑面距地表45公分）；而主入口背面放置不同的兩塊，其兩側又各別放置不同的兩塊，秩序中展現平衡感。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文學館興建工程開工及馬薩式鋼構屋架完成時，均舉行動土及上樑儀式，但願這樣莊嚴的儀式，就是人與大地溝通，和平共存、永代廝守的盟證。

日本幸運艦雪風號
－太平洋海戰奇蹟

撰文／陳文添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雪風」號是日本軍艦中，幾乎參加了所有在太平洋海域重大海戰，而在戰爭結束時仍近乎毫髮未損的唯一幸運軍艦。戰後曾被指定爲「特別運輸艦」，從事復原作業，後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作爲戰敗賠償品移交我國。在超過服役年限後，日本相關人員仍未忘情這艘幸運軍艦，希望能夠交還日本永久保存，卻因故未能實現，最後只有船錨和船舵交還日本。現該艦主船錨及船舵仍展示在日本廣島縣原戰前日本海軍兵學校所在地—今江田島的海上自衛隊第一術科學校的教育參考館內。

「雪風」號是在一九三七年，日本海軍依據需要重新設計的十八艘陽炎型驅逐艦之一，在一九四〇年初竣工於佐世保海軍工廠，速力最高可達時速三十五節〈約六十四公里〉，基準排水量二千噸，續航力高達六千海浬，裝備機關砲六門及四連裝魚雷發射管二座共八門，屬日本海軍一等驅逐艦。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開戰後，初次戰役是參加菲律賓呂宋島登陸作戰。接著赴荷屬印尼參加攻略島嶼戰役，也參加泗水海戰。一九四二年參加中途島戰役、南太平洋海戰、第三次所羅門海戰、瓜達康納爾島撤退

作戰、東部新幾內亞運輸作戰。一九四四年十月參加菲律賓雷伊泰海戰。一九四五年雪風號與同屬陽炎型的驅逐艦共四艘，參加以「大和」戰艦爲首之沖繩特攻作戰，最後陽炎型的驅逐艦僅「雪風」號碩果僅存，而這次也是日本海軍最後的出擊。

在經過多次戰役中，「雪風」曾被擊中而砲彈並未爆炸，亦有因吃水不深魚雷從艦底通過的情況，除了說該艦是稀有的幸運艦外，難作其他解釋。

戰爭結束，「雪風」撤去武裝，以「特別運輸艦」名義，有一年多從事中國、南方各地區的復原作業，曾從新幾內亞激戰地，運回二百五十名戰火餘生的「高砂義勇隊員」。後來「雪風」和其他艦艇被作爲戰爭賠償物，分配給中、美、英、俄各國，「雪風」和「初梅」被抽中歸屬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上海移交給我國海軍。

移交我國的「雪風」驅逐艦，改名爲「丹陽」號，接收時排水量增爲二千四百九十噸，時速不變，續航力降爲四千三百五十海浬，顯然在戰爭期間，曾進行了大改裝。其馬力高達五萬二千匹馬力，在接收後是我國海軍馬力最大艦隻，先後隸屬海防第二艦隊、海軍訓練艦隊，四十二年五月編入海軍第一艦隊、四十四年一月改隸巡邏艦隊，十一月復還歸驅逐艦隊〈原第一艦隊〉，四十七年九月再改隸巡邏艦隊。在這段期間，曾截獲資助大陸共產政權之波蘭油輪、貨輪各一艘、俄國油輪一艘。後由海軍整修後編入後勤艦隊，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因機件、裝備老舊，且零件缺乏，維修困難

，撤編除役，該艦共計正式服役二十六年。民國五十一年，日本謠傳丹陽號已除役，停泊於基隆港，因此曾在該艦服務過的原日本海軍人員分別組成五個團體，展開要求歸還該艦的活動。民國五十六年，「驅逐艦雪風永久保存期成會」向我當時國防部長蔣經國，提出請求交還雪風艦的請願書。此項請願運動亦延伸到日本國會議員，但未有具體的進展。到民國六十年一月由我政府通報日本，將贈送該艦的錨及舵輪給日本。同年十二月八日，也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三十週年的紀念日，在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港舉行捐贈儀式，之後轉送到廣島縣的江田島迄今。

如前所述，丹陽艦早在民國五十四年即除役。爲何遲遲不將已無實用價值之軍艦交還日本？很可能在除役不久即遭解體，亦可能是民族感情作祟。然而，無論如何，在日本人心中，這一日本最幸運軍艦，未能被永久保存下來，多少總是件憾事。附帶一提的，戰後日本自衛隊成立後，自衛艦第一號艦即採用「雪風」爲艦名，只是並非以漢字書寫，而是以平假名「ゆきかぜ」拼出艦名。

■ 參考資料

- 《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第六期（ 戰後日本賠償艦艇之接收編組及其意義 ） 陳孝惇 2001年 8 月
- 《最強の艦隊 》岩澤亮著一九九五年東京二見書局出版

哀怨歌聲－安平追想曲

撰文/鄭道聰

西元一八六五年一月一日安平開港，外國洋行紛紛來此設立辦事處，當時安平有五大洋行代理十幾個國家的貿易業務，在安平有許多外國商人、行員，安平追想曲即是描寫那時一位安平買辦商人的女兒與外國船醫的故事，從圖照可看出怡記洋行與海關的建築及渡輪、搬運船，現在這些都已消失。

（圖照出處／台灣寫真帖第參輯）

台南有一首台語地方歌謠「安平追想曲」，許多人都以爲它是描述十七世紀荷蘭時期的愛情故事，甚至也有人因爲這一首歌，以爲安平有許多混血兒，想像安平現在還有一些有色人種在那裡生活。

事實是十七世紀荷蘭時期的台南安平，那時稱爲大員（Tayouan），確實是個國際港口，在這裡，荷蘭東印度貿易公司所雇用的員工有歐洲各國的人

，和來此交易的日本人、中國人，也有非洲擄來當奴工的黑人等，在文獻記載中，這裡也有女子監獄，監禁不守婦德或賣淫的婦女，可以想像這裡可有許多愛情故事，也有許多悲歡離合，但台南這一首「安平追想曲」描述的並不是當時的故事，而是描述十九世紀末，安平於同治四年（1865）一月一日因天津條約被開港後，一個安平買辦商人的女兒與一位外國船醫的故事。

這首創作歌謠是民國四十年，台南音樂家許石先生作的曲，許石的作品膾炙人口的還有「鑼聲若響」、「夜半路燈」、「漂亮你一人」、「初戀日記」、「風雨夜曲」等，當時這首以小步舞曲的調子譜完之後，他非常喜歡，想要找一位名家來塡詞，於是他就央請台南大名鼎鼎的文人許丙丁先生動筆，但許丙丁卻推薦另一位台北的名人陳達儒先生，因爲許石要求塡詞不能更動曲子的旋律，以至陳達儒雖是捷才卻也未能立刻交稿。後來，陳達儒過年時陪太太回台南娘家，據說和朋友去西門圓環寶美樓喝酒，聽到侍女講起安平金小姐的故事，他遂至安平尋訪這段傳奇，結果只看到黃土一坏，回來之後便寫下這一段癡情的異國戀情，傳詠至今。

細讀三段歌詞中，其中除了描述金小姐的感情世界外，也有幾句描述著安平的地方民情，例如「伊是行船堵風浪」、「相思寄著海邊風」、「等你入港銅鑼聲」

，安平的風與浪素來有名，台灣俗語「基隆雨、新竹風、安平涌」，安平的海浪是西南季風造成的，這裡沿岸潮衝擊著海底沙汕與沙灘，形成台灣著名的沙岸侵蝕地形，風大浪大，古來這裡稱天險，清代許多來台灣的官員寫的詩中都有描述。

這首創作過程即是傳奇的台灣歌謠，描繪著安平的異國風情與歷史滄桑，每次傳唱陳達儒的詞句，都不得不敬佩詩人的文筆與觀察力，而這段創作的原委，在去歲年前於赤嵌樓巧遇台灣文史前輩莊永明先生時得到證實，莊先生說陳達儒與他都是台北大稻埕的人，他多年前曾經聽陳達儒講述這一段創作過程的故事。

還有一件更令人驚奇的是前幾天，安平文教基金會例行開會前，筆者與同仁在討論這首歌內容眞實性時，還在質疑，爲什麼金小姐沒有後代？爲什麼找不到墳墓？她是那個姓氏的人家？只見基金會總幹事孫山中先生睜著眼睛聽了老大半天後，說了一句：「你們都不要諍了，有件事我一直歹勢說，我細漢時，我老母告訴我說，她小時曾經做過金小姐的雜嫺仔，金小姐沒有後嗣，至於她是那戶人家，她們家族還住在安平，就不方便說了。」

黃厝村的傍晚景色依樣迷人

阿媽的秘密－田野記實

撰文・攝影／吳成偉

記得在九二一地震災後第一個春天的早上，再次的帶著幾位學生，背著行囊來到這個極富傳統農家風味的小村－黃厝庄。只見圍繞在傳統合院外的油麻菜籽，盛開著金色小花，逕自迎風招展，好像無暇顧及村裡災後重建的那份忙碌景像。進了村子不忍再次的打擾，那群爲了重建家園忙進忙出的村民們，而各自的進行田野調查。

日近中午時，我們再次的來到北邊田頭的阿媽家門口，看到九十二歲的老阿媽，一邊端著熱騰騰的菜餚，健步的穿梭在大廳與廚房的廊道上，一邊還殷切的招呼我們，要我們留下來吃飯。

雖經一再的婉謝，但還是難辭阿媽的盛情，只好尊敬不如從命的一齊圍繞著阿媽，享受一桌非常「香派」（豐盛）的中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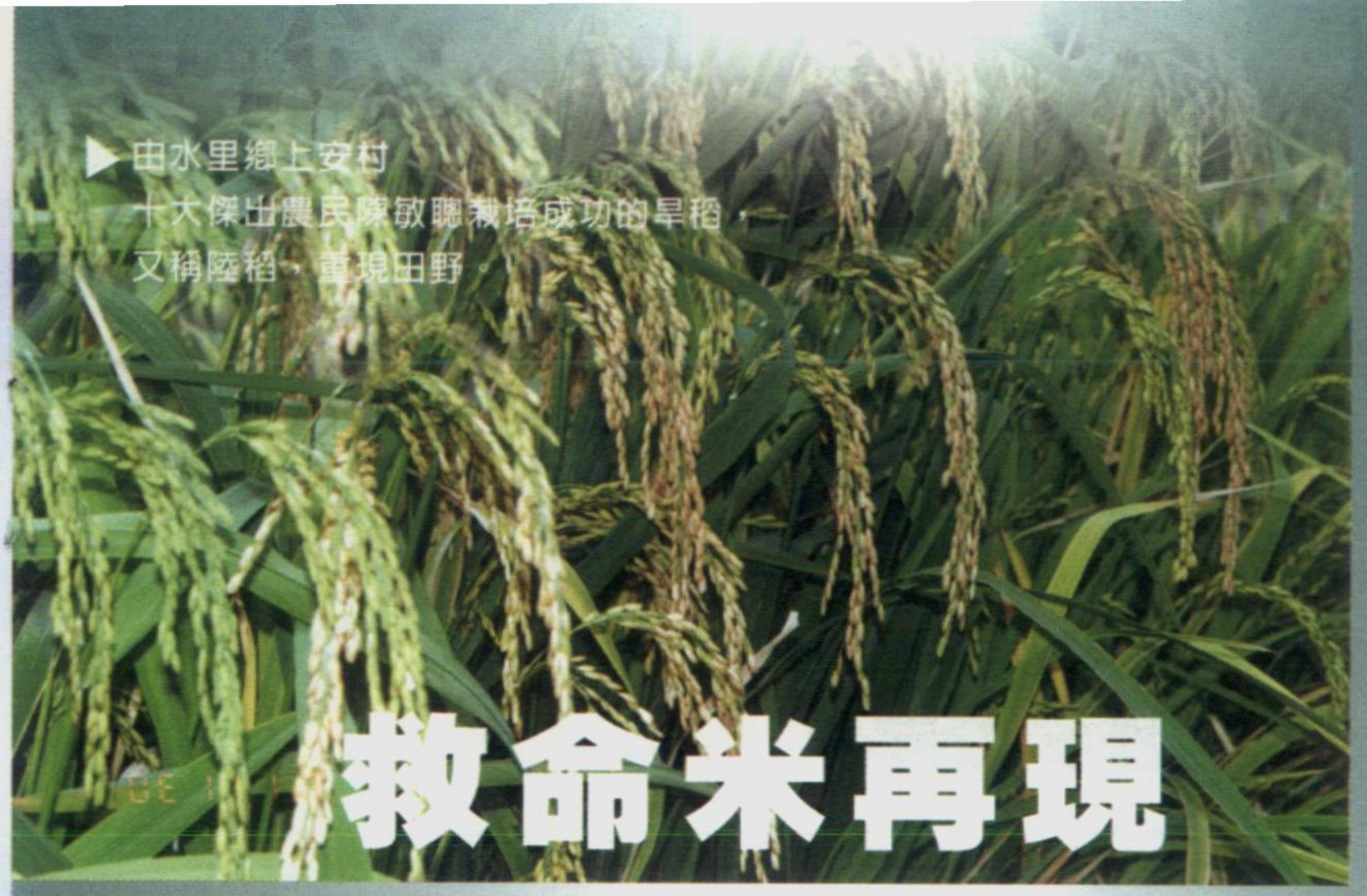
餐中，阿媽熱情的不停爲我們夾菜，但同學們，眼看餐桌正中擺放著一隻燒煮得香噴噴、黃澄澄尚未剁開的全雞時，在彼此的眼神中，都有滿腹疑惑，所以沒人伸長筷子去夾動，雖然明知它一定非常好吃，但也只好捨棄。用完中餐要離開座位時，大夥兒的眼神還不捨的盯著餐桌正中，這時阿媽終於有所意會的開口說：「你們不要誤會，以爲我怕你們吃，而刻意的將公雞不剁開，其實那是阿媽的秘密，也是我們黃家祖傳的習俗。」

原來，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的黃家開台世祖，本有三妻二十一子分房居住。當年黃家世祖有一次在祭祖時候，爲了順應「早忌晚節」的傳統習俗，要求三位太太要將菜飯早早上桌，所以老太爺就遊走在三位太太的廚房之間，頻頻催促。這時大媽經驗老到、手腳伶俐，很快就煮好了菜、剁好了雞，端菜上桌。二媽雖然手腳較慢，當菜色燒好時，在老太爺的催促下，爲了「輸人不輸陣」，只好將剛煮好而來不及斬開的大公雞，全盤托上。年紀較輕的三媽，終究稍嫌經驗不足，在老公的頻頻急催下，只好將剛除了毛，還來不及煮熟的雞，匆忙的端上廳堂。可是，當老太爺點香告祖之後，回頭看到了供桌上的三隻雞，竟然各有不同，頓時面帶凝色的詢問，只見二媽面帶笑容的說：「來不及剁開，全雞（全家）又何妨？」而三媽

▲ 921災後的黃厝村仍保有農村的傳統影像

則嬌氣的聳聳肩膀，靠近老公身邊輕聲的說：「有頭有尾（暗指白首偕老），生雞那有不好！」這時老太爺臉色豁然開朗，連聲笑道：「好！好！好！從今開始，在祭拜祖先時，大媽這一系的雞隻，都要剁成小塊；二媽這一系，就用全雞；而三媽這一派下，就用有頭有尾的生雞。」黃家祖先，就此立下祖規，傳承而下。

聽了阿媽的秘密之後，除了驚嘆黃厝祖先們，急智的「應對」與治家的「進退」之外，更在內心深處訂下了默許：民間的田野調查，要加緊腳步的訪查下去，要趁著地方耆老，還能傳達給我們許多珍貴歷史訊息之際，我們的行囊不能放下，我們的筆記也不能停止。



▶由水里鄉上安村十大傑出農民陳敏聰栽培成功的旱稻，又稱陸稻，重現田野。

救命米再現
山頂人感心

撰文．攝影／李展平

四十年前南投八卦山脈遍植旱稻，由於八卦山麓臺地嚴重缺水，即使深層鑿井亦看不到水的蹤影，故山頂人挖池塘，大至四百公尺，少至二十公尺，作爲下雨貯水之庫，便於村庄家戶挑水食用。筆者於去年受託南投市公所「風土旅遊」報導田調時，由該市福山里首任里長沈順發口述：早年臺地上永興、福山、鳳鳴、鳳山四里、名間鄉自古缺水，唯有旱稻種得起來，只要天公下點雨，即可結穗。

八卦山臺地多爲紅土壤，旱稻顆粒尖尖，呈粉紅色，這種紅米仔，有人說口感沒有蓬萊米來得 Q，煮成米糕確別有風味。好不好吃，因人而異，對早期山頂人來說，如沒有旱稻和蕃薯日子是過不下去的。其實翻閱文獻，早年分佈於河海平原、高山的平埔族、高山族皆種植旱稻，根據《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同胄篇》上記載：旱稻之栽培從平埔族傳來，

▲ 一群居住南投八卦山脈臺地的福山里長吳煽（左三）、永興里長張大川（左一）尋找台灣原生稻，露出欣喜的神情。圖中即旱稻復育成功。

盛行於馬那邦、蘇魯兩社。北勢群泰雅族農事曆的紀月法依農事對象之作物種類「粟」與「旱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計算方式，粟之農事曆，一歲是六個曆月，旱稻則是八個曆月。粟之播種以梅花nuboxo開時或是山櫻蕾成時，旱稻則以紫壇 alilan或山栗花開時爲準，前者早於後者約一、二個月。粟之收穫在播種後第五至第六月，旱稻則在第七至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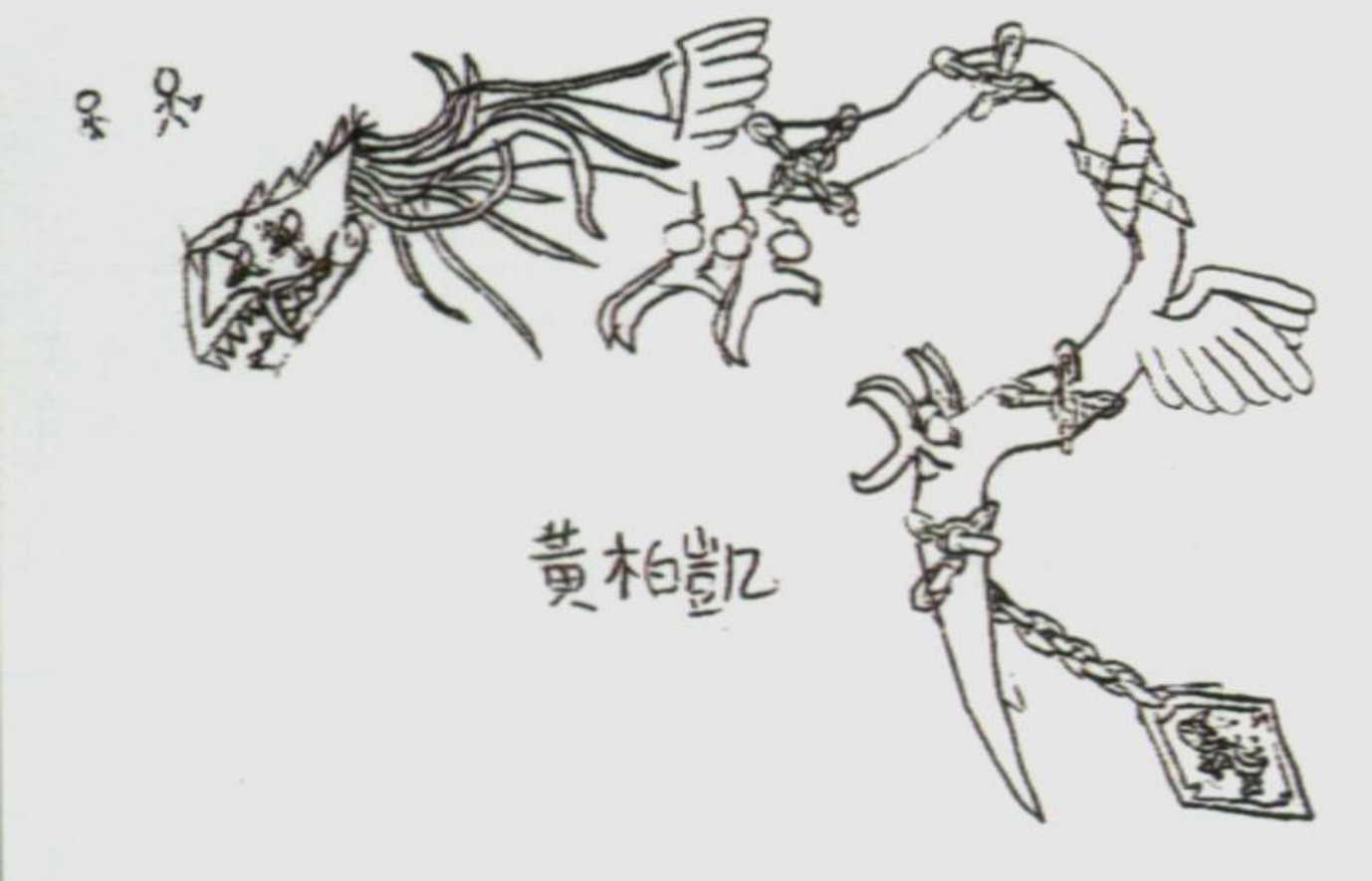
台灣地處海島形、高山縱谷，水流湍急，河道短小，仰賴高山叢林「綠色水庫」之水土涵育，中低海拔人工水庫，及底層之「地下水庫」，三種水資源之水系循環；早年取水飲用、灌溉即嚴重不足，導致明、清、日治以埤、圳、池塘等小規模蓄水應急，但仍不敷需要，故漳、泉、閩、客之械鬥，大半因爭水引起，水資源於今因乾旱，造成西北部缺水、搶水問題。而台灣人早期的旱稻（陸稻）栽培，實因灌溉水太少，不得不大量種植原因吧。

最近水里上安村茶葉產銷班復育成功，承中時南投記者陳志成之引介，筆者帶南投市福山里里長吳煽、永興里里長張大川等人，直奔上安村十大傑出農友陳敏聰住家。當他們看到久違的旱稻育苗、稻穗，神情激動，彷如遇見多年不見的朋友，紛紛將稻穀捧在手掌心，直說那是「林模」種旱稻，做粿特別好吃。六十六歲的施及回憶：八卦山脈台地缺水，又買不起水稻，存活力特強的「林模仔」和另一種「紅米仔」即是山頂人「救命米」；陳敏聰回憶道：七、八十年前，水里上安、郡坑兩村原是茂密森林，窮困先民爲謀生，砍樹種耐旱性強的陸稻。有錢時買水稻，才廢掉旱稻改種梅樹。對於旱稻，在地人亦有濃厚感情。據悉：合作社爲提昇產業文化，去年找台中農改場，好不容易要到一公斤種子，栽植半年後收割二十多公斤。展示時還表演使用竹筒、竹棒搗米過程。陳聰敏說，日據末期物質奇缺，日政府嚴加管制碾米機，農民使用這種克難方法去稻殼。

同行的老人會長張森欉說：林模仔和紅米仔，種植之前要挖如同花生一樣的「土豆畦」大約一尺二高。吳煽和張大川打算收成後，再擴大種植，讓山頂人享用古早風味；筆者近期在仁愛鄉南豐村發現約二分地旱稻，據地主姜仁和說：此稻種是嫁到新竹五峰鄉賽夏族的女兒拿的。姜氏系賽德克泰雅族，凡此皆印證，這些早期活躍在台灣的高地、丘陵、平原旱稻已重現「江湖」，難怪老一輩在懷舊、感恩等複雜的情緒交織下，壓抑不住內心久別重逢的喜悅。

真有龍王家族嗎？

撰文・攝影／簡秀昭　插畫／黃柏凱



廟宇多，神明多，爲台灣社會文化的特色之一，在民風淳樸的古代，人們因無力掌握未來，而把希望寄望在不可知的神，在畏天的年代中祭祀本身其實多蘊育教化意義。

2002年上半年，臺灣地區幾乎天天是晴天，烈日當空下，各地普遍缺水，望天下雨成了熱門話題，報上開始提到有人建議陳總統應先祈雨；更有一幀宗教團體跪求四海龍王賜雨的照片，更突顯缺水的問題嚴重。

龍，自古以來在人們心中即蒙上一層神祕的面紗，揉合了一般人對宇宙天地的蓋括景仰，古代的皇帝因此自稱「龍」；人間的龍是皇帝，海中的龍就是海龍王了，龍王主水事，除能左右海相的變化，也可以使江河枯竭或泛濫，調度陸地風調雨順與否，對升斗百姓的存活影響很大，所以把它神格化加以祭祀是很自然的。

從文獻調查資料所知道的，在台灣沿海就有數座龍王廟，設廟的原因應該和早期台灣沿海平原的開發和海上貿易習習相關，且海港居民依海維生，龍善變的神性

▲ 鹿港新祖宮龍王尊神

與海上舟楫的平安有難以割捨的關連。但是在媽祖廟內，將龍王和三官大帝並列爲媽祖側神的，大概只有鹿港新祖宮一座廟了。傳說龍王對媽祖十分敬重，所以龍王有令，只要媽祖出巡是日必須海浪不興，神鬼免參；媽祖出海，龍王也會率水中魚族相迎。據新祖宮簡介，當年福康安可以平安渡海來臺，全賴媽祖庇祐，所以應該也受到龍王幫助才能一路風平浪靜；是否因爲這樣，在敕建的天后宮中才特別供奉龍王之位，卻不得而知。新祖宮中的龍王尊神，在興旺的香火燻染下金身已差不多變成黑色，但仔細看還是看得出來龍王的臉原來是墨綠色的；依照五行的說法，東方爲青，就此推測新祖宮所供奉之龍王應爲東海龍王；再從西遊記的說法，東海龍王爲敖廣，所以新祖宮所供奉的龍王大概就是敖廣了。

龍的家族成員衆多，東海、南海、西海、北海各有敖氏龍王，另有火龍、土龍、蒼龍、蛟龍‥‥等。世上眞的有龍嗎？連恐怕是龍的「恐龍」都是由動物學家及者古學家就化石加以排列而模擬出來的，古書中記載的龍到目前爲止沒有人看過。從動物學的觀點和遺留的古蹟、壁畫及古籍描述來看，龍應該是集合了哺乳類和爬蟲類兩者的某些特徵而成，例如它有像鹿一樣美麗的角

、如兔子一樣精靈的眼精、像老虎一樣威嚴的鬍鬚、銳爪、有魚般閃亮的鱗片，更聲如獅虎、同時它的體形就像變幻莫測的雷電一樣，這足以表達牠可左右雷雨的特質，所以從形體上，人們已輕易的解釋牠兼具威、美與神性了。

在西遊記中，孫悟空的精靈與調皮、七十二般地煞功夫，運用起來渾然天成，尤其是繫於耳後可隨意伸縮的「如意金箍棒」，教人歎爲觀止。據說這把「如意金箍棒」原來是東海龍王鎮海之寶，當年大禹治水時就用它來定江海深淺，這把神鐵，重達一萬三千五百斤，孫大聖當年入東海捻遍海中各式兵器，最後看上這把鎮海寶物，東海龍王雖然一肚子火，還是不敢違拗，只能一狀告到玉皇大帝，將孫悟空鎮壓在五行山下；但當孫悟空保護玄奘到西方取經，在充滿危險的路上，只要有需要，龍王對孫悟空的召喚依然隨叫隨到以協助他度過難關，可見海龍王也有像人一樣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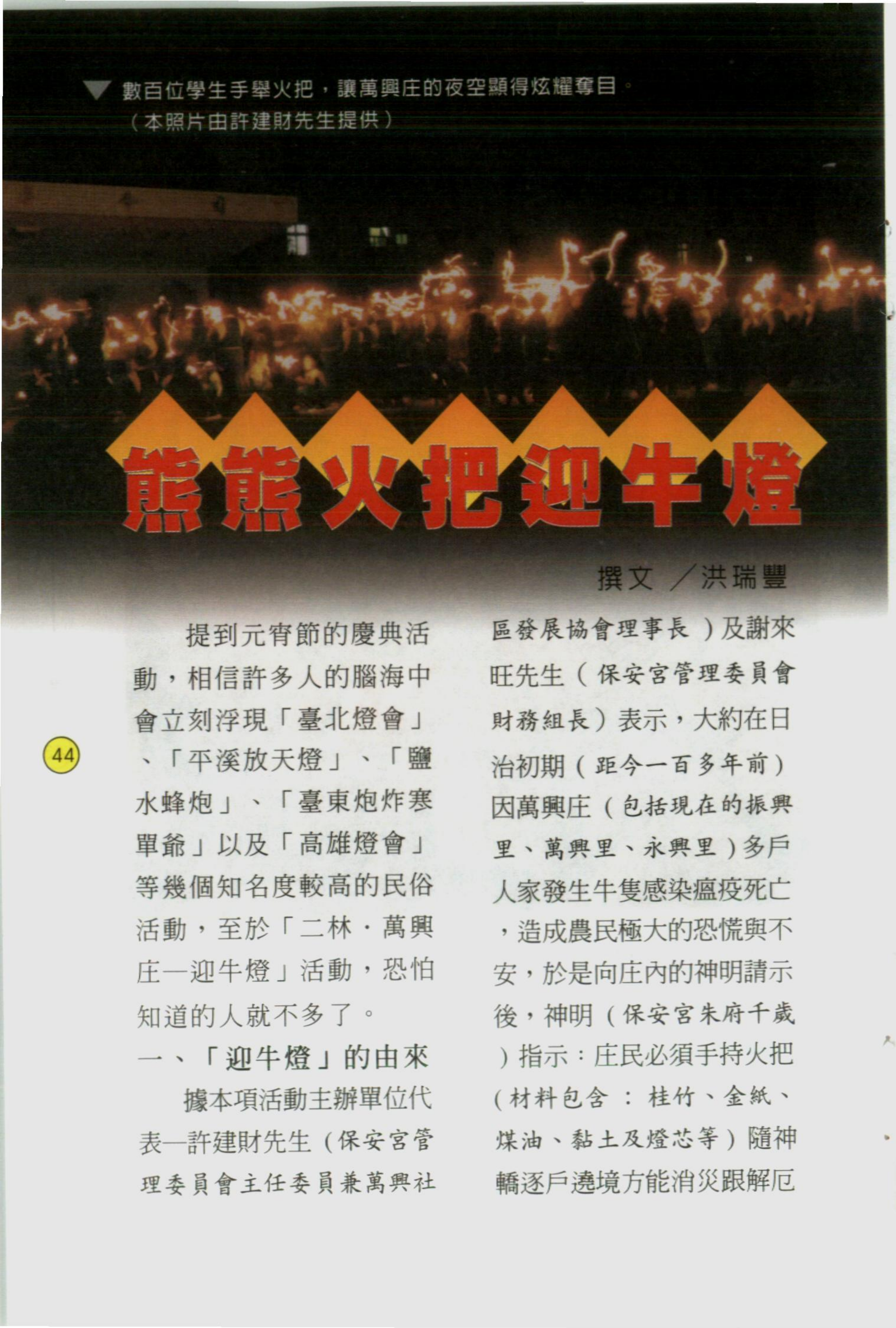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台灣四面環海，早期沿海地區多以討海爲生；在科技、資訊不發達的時代，風雨、潮汐、水災、旱災都無法預測，一趟出海，生死只能聽天由命，海龍王既有興風佈雨的能力，設廟祭拜求的是安心，一則希望出海可以滿載而歸，另一方面更希望虔心的供奉，可以庇祐出海人平安歸來。

海龍王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就深入善良百姓心中，大概是因爲它融合了勞苦人們的希望，在靠海爲生的人們心目中龍王和媽祖一樣可以

▲ 藻井上的龍王栩栩如生

隨時保護他們生命。就像新祖宮龍王尊者左右對聯上所寫的「統四海以爲王功同配地」「會群龍而立極德可參天」討海人的感謝與尊敬已寫得很清楚了。

世上果眞有龍王敖廣、敖閏等家族嗎？就憑每個人的想像了。



▼ 數百位學生手舉火把，讓萬興庄的夜空顯得炫耀奪目。
（本照片由許建財先生提供）

熊熊火把迎牛燈

撰文／洪瑞豐

提到元宵節的慶典活動，相信許多人的腦海中會立刻浮現「臺北燈會」、「平溪放天燈」、「鹽水蜂炮」、「臺東炮炸寒單爺」以及「高雄燈會」等幾個知名度較高的民俗活動，至於「二林．萬興庄—迎牛燈」活動，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一、「迎牛燈」的由來

據本項活動主辦單位代表—許建財先生（保安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兼萬興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及謝來旺先生（保安宮管理委員會財務組長）表示，大約在日治初期（距今一百多年前）因萬興庄（包括現在的振興里、萬興里、永興里）多戶人家發生牛隻感染瘟疫死亡，造成農民極大的恐慌與不安，於是向庄內的神明請示後，神明（保安宮朱府千歲）指示：庄民必須手持火把（材料包含：桂竹、金紙、煤油、黏土及燈芯等）隨神轎逐戶遶境方能消災跟解厄

完成必要之儀式後，將火把集中至指定地點焚化

為顧及兒童及參加者安全，十年前改於貨車四周繫掛燈籠取代。
(本照片由許建財先生提供)

。

由於遵照指示辦理後，庄內即恢復平靜，牛隻不再死亡，因此，此項迎牛燈活動便年年舉辦。後來因交通日益繁雜，爲顧及兒童及參加者安全，十年前開始改由車輛(於貨車四周繫掛燈籠)取代。直到今(九十一)年經萬興社區發展協會發起，並配合完善的交通管制措施，此項活動才又恢復以傳統方式舉辦。

二、「迎牛燈」花絮

據謝來旺先生描述，每年萬興庄的迎牛燈活動都固定自農曆正月初九日（俗稱天公生）開始，至正月十五日（元宵節）結束。在舉行迎牛燈活動之前，當年輪值保安宮的爐主、頭家必須先把所需的火把製作完成。初九日晚上舉行點燈儀式（今年特別恭請縣長翁金珠女士點燃主燈）後，庄內民衆（今年主要參加者爲萬興國中及萬興國小的學生）即人人手持火把，配合民俗技藝表演（早期庄內聚落間爲爭面子，常發生陣頭相互較勁），跟隨神轎逐戶遶境以祈求人畜平安。此項逐戶遶境儀式

▲ 萬興國中與萬興國小學生參與「迎牛燈」遶境活動
（本照片由許建財先生提供）

持續（初九日至十四日晚上均遶境社區《三個里》一次）至正月十五日（元宵節）十點多舉行送火儀式（僅由神職人員及廟方幹部參加，將火把集中至指定地點焚化，送火途中不可回頭）

三、「迎牛燈」後，才算功德圓滿。所代表的時代意義

誠如今（九十一）年發起以傳統方式舉辦「迎牛燈」活動的萬興社區發展協會表示，辦理此項活動的目的在於致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凝聚社區意識，營造文化特色，以達到社區居民文化紮根，因此，今年特別情商萬興國中及萬興國小發動該校學生參與，讓學生及旅外遊子透過參與此項民俗活動的機會，增強其愛鄉土的情懷與對家鄉的認同感。基於上述，筆者對迎牛燈活動除了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外，更對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給予正面的肯定。

▲ 結合社樹露天石碑式伯公壇式美濃聚落隨處可見的土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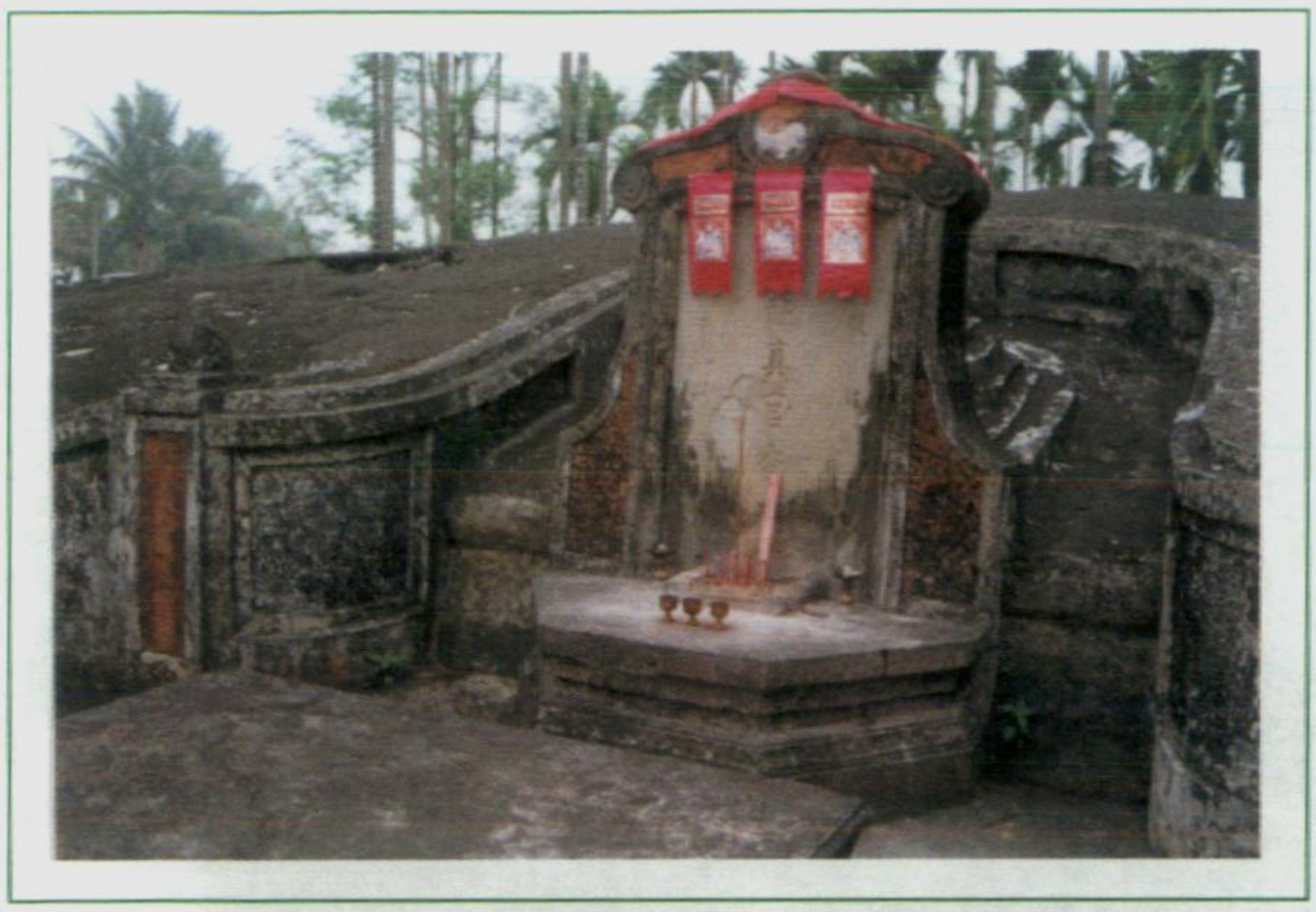
伯公的風水造型－美濃猶存

撰文・攝影／張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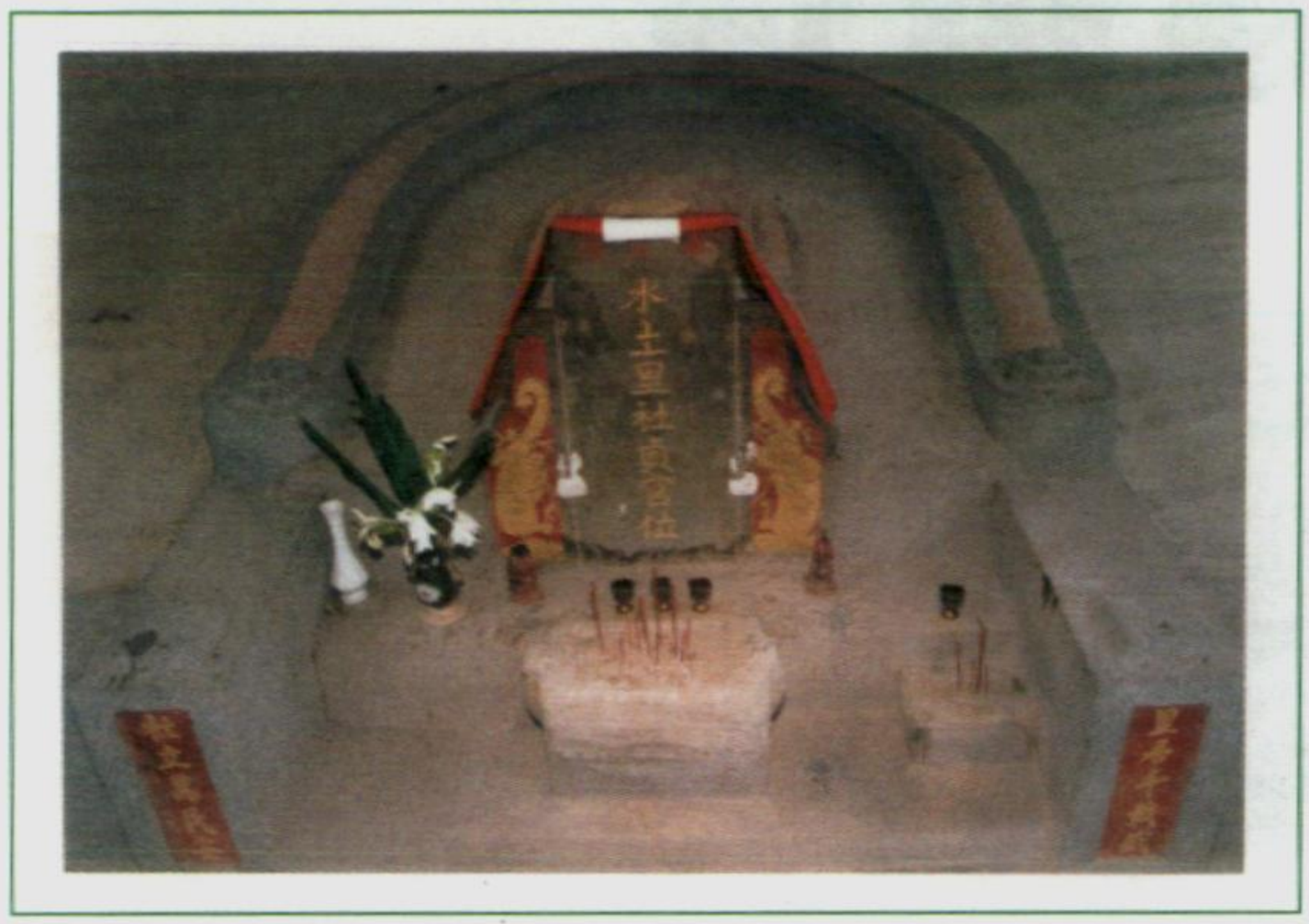
◀ 把外圓內方的為人處事原則寓於伯公壇造型裡。

徜徉美濃的山水田園間，在庄頭庄尾的大樹下，總會見到座座風水，可別嚇著了！那可不是風水，那是客家人最親近的「伯公」。客家人稱土地公爲伯公，而祂的露天石碑式造型，儼然成爲獨具地方特色的標的。

在衆多伯公中有三座名爲「社官伯公」的里社眞官更爲全省僅見，分別位在美濃最早開發的瀰濃、龍肚、九芎林三庄。里，原是古代畫分行政區域的一種制度。《周禮・地官》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



▲古樸純美、雕工細緻的龍肚庄里社真官伯公壇。



▲九芎林里社貞官碑文上強調「水土」。

也就是土地公的原稱。

此三座里社眞官的位置都在河道之旁，位於聚落外端河水的出口，且均面向聚落，不使庄內的財富往外流，有把持水口守護鄉里之意，早在先民開墾之時，即守護著維繫全民生活命脈的河道了。

此三座里社眞官，在碑文有著些微差異。美濃庄的碑文爲「里社眞官神位」；龍肚庄的碑文雋刻著「里社眞官香座」，兩旁並依稀可見「龍莊」、「水口」的字樣；九芎林的碑文則爲「水土里社貞官位」。瀰濃庄的石碑左右有「承天資

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白虎通》疏證說：「凡民間所私立之社，皆稱里社，自不必泥二十五家之社，始稱里社也。」可見里社是指最小單位的社，而社者示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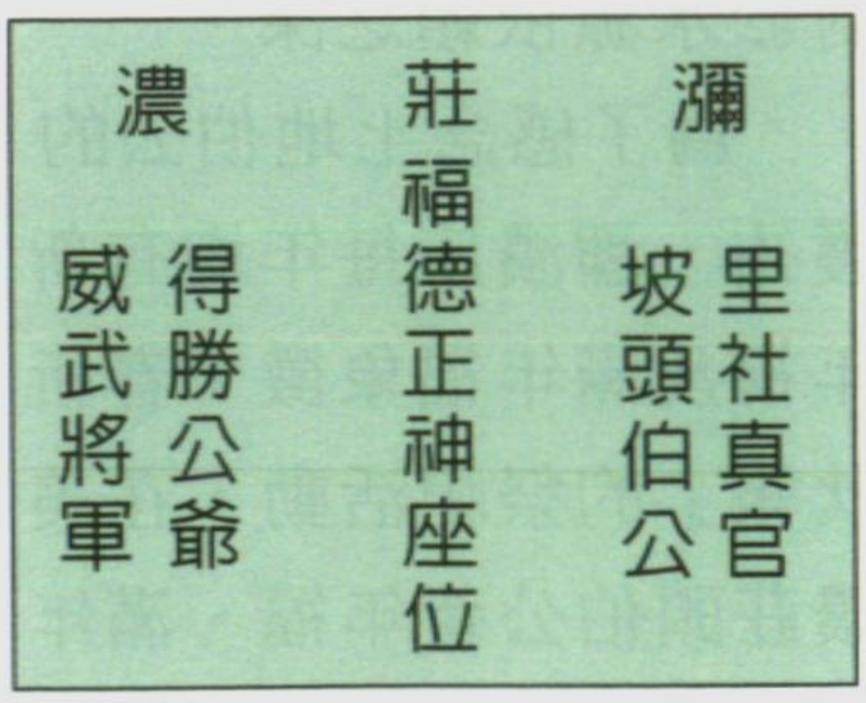
▲ 美濃二月祭儀所搭設的祭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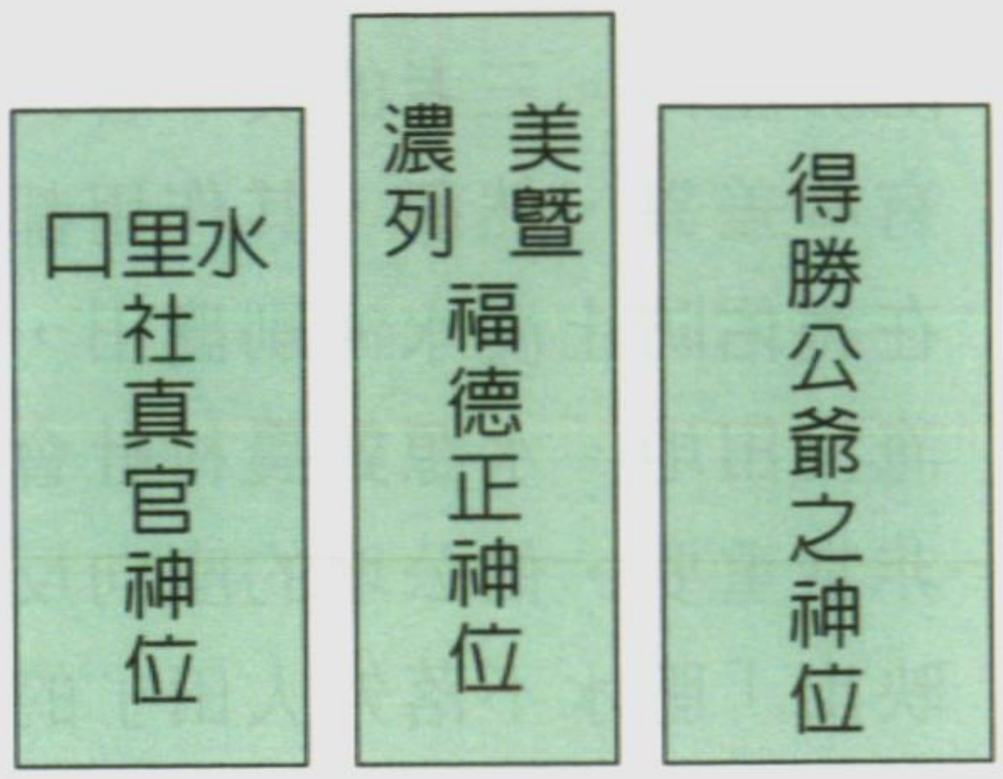
化育」、「配地福無疆」詩對，表彰社祭的祀意。龍肚莊的“龍莊、水口”，是表達社神位於龍肚庄的“水口”位。九芎林莊的碑文中“水土”二字，亦爲期能在水口處，將象徵財氣的水能攔阻於庄內。三者的文字容或有些差異，然而，其作用都在護佑防止溪水沖刷農田，淹沒田地。水源對農村社會非常重要，伯公壇的座向反映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心理，土地公也負責掌管水源，是各處皆然的；只不過美濃特別爲掌管水源的土地伯公給一個特殊的稱呼，是以成了全省獨一無二的里社眞官伯公，也可瞭解，早期美濃客家人對於水源依賴之深。

爲了感念土地伯公的護祐，瀰濃庄每年均有新年福及滿年福象徵「春祈秋報」的祭祀活動，在美濃莊頭伯公新年福、滿年

▲ 瀰濃庄新年福、滿年福及二月祭時一定會迎請社官伯公入壇供奉。

福時的祭壇上，把里社眞官列於神龕的左側；瀰濃庄（永安庄）新年福、滿年福及二月祭的祭壇上，則在右側另立一神龕，甚或特別標明“水口”二字，可見里社眞官成了福德正神的座上賓。在請神的順序上也有區別，「…本境本庄福德正神，上至溪源，下至水口里社眞官，一切降臨，…」或許祂也因爲位於水流的出口，掌管了出境的平安，演變成專管“水口”的伯公了。





▲《莊頭伯公新年福、滿年福的祭壇》《瀰濃庄新年福、滿年福及二月祭的祭壇》

尿桶憶往

撰文／江錫賢

臺灣早期一般百姓臥房使用的尿桶。（無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楊活源先生提供，攝自該館文物大樓）

二００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自由時報刊載一則阿嬤講古，談到有關尿桶的故事，介紹台灣早期扁擔挑著紅布袋裝著尿桶當嫁妝的趣事，古味十足，頓使筆者回想起台灣在民國三、四十年代一般百姓住家臥室內放置尿桶的情形。

早期台灣一般百姓住家的臥室床邊，都放置一個尿桶，以便晚上尿急時方便之需。尿桶在窮鄉僻壤的百姓家庭尤其多，那時台灣經濟蕭條、國民所得很低，一般百姓家庭是很少有現代化抽水馬桶設備的，就是在住家房內設置簡易陶製蹲式的便器也很少，大部分都設在離住家臥室較遠的角落或豬舍

▲ 臺灣早期一般百姓臥房使用的尿桶。（有蓋，其做大便用者，則叫糞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楊活源先生提供，攝自該館文物大樓）

旁，角落、豬舍多毒蛇、老鼠，小孩及婦道人家怕蛇、鼠咬傷，因此都在臥室床邊一隅放個尿桶，以供全家大小夜間使用。因爲是全家使用，夜尿驚人，往往二、三天就要傾倒一次，傾倒清潔尿桶的最佳時機，一般主婦都選在雨夜，利用夜色掩護，就近往馬路一倒，倒個一空，順便清洗一番，也比較沒有臭味，以免惹人厭。但也有少數民居，不管有無下雨，尿滿就倒，臭氣薰天，搞得路人掩鼻而過，破口大罵。四、五十年前往事，筆者至今記憶猶新。

早期台灣一般百姓家庭，也都知道尿桶放在臥室床

邊臭氣難聞，因此尿尿前都在桶內放些清水，以減少臭氣。在三更半夜，夜闌人靜時，尿聲淅瀝，常吵人眠。

尿桶裡面的尿，臭則臭矣，但它的剩餘價值很高，鄉下種田農家常蒐集自己及兄弟甚至鄰居的尿桶成雙（早期台灣農村社會，兄弟都住在三合院或四合院，所以蒐集兄弟間家裡的尿桶不難），然後用扁擔挑至菜園充作肥料，兩個尿桶的重量不輕，將近百來台斤。「人造肥」不需成本，加些水量，減少鹼味，用以施肥，蔬菜果類非常適合，生長更快，記得筆者已往生的伯父素以務農爲業，常蒐集自家和我們的尿桶挑往菜園，節省不少肥料費用開支，收成之後，也常常送些蔬果回饋一番。

尿桶的材料，好的用檜木、櫸木製成，一般則用普通木材製成。至於尿桶的大小不一，大者所裝尿液多，可多放幾天再倒掉；小者所裝尿液少，一兩天就必須清除。而尿桶的形狀大部分是圓形的，但結構有別，有者有耳，耳者即尿桶兩邊有兩片木板突出，中間穿孔，以便籐條或粗大鐵線連結，用扁擔挑到菜園施肥；有者無耳，無耳尿桶，大部分都有桶蓋，蓋起來以掩一時臭氣，也可避免衣櫃上或床頭邊的東西不小心掉落在尿桶裡。其做大便用者，則叫糞桶，也都有蓋的。無耳尿桶不能用扁擔挑起來，通常未尿滿就要倒掉。尿桶的周圍，不是用鐵絲就是用藤條加以圍

▲ 尿桶及各式便器。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楊活源先生提供，攝自該館文物大樓）

著，圍著時要注意無縫，以免尿液滲透滿地。台灣早期從事尿桶製作的師傅很多，經驗豐富，技巧老到，都會注意這一點，因此也很少聽說有尿桶漏尿的情形。

尿桶在台灣早期農村社會一般家庭至爲普遍，家家戶戶都有尿桶，臥室床邊更缺少不了尿桶，就近撒尿，方便第一；而不必擔心到角落或豬舍邊如廁受到蛇鼠咬傷，也是安全第一，因此大家對尿桶的臭味，早都習以爲常，久而不聞其臭，這是台灣早期農村文化特色，值得一提。

三中貫三台

撰文／林修澈

三台，指台灣。這是一種雅稱。三中，指三條「中」字開頭的「中華民國」概念街路：中山路、中正路、中華路。三條街路貫穿全台灣，三中貫三台。

台灣各市鎮鄉現行的街路名制度，是戰後國民黨政府奠立的，街路名的命名原則，富有宣示與教化的意味。在當時的情境下，國民黨對台灣要宣示教化的是：

台灣版圖歸屬中華，中華締造於中山，中山以中正爲其嫡傳。

於是全台灣各市鎮鄉的大通大街的號名，優先考慮命名中山路、中正路、中華路。三中路由是遍佈全台灣。

這張圖，掛在政大綜合院館北棟 7 樓中山社會科學研究所走廊，是根據國民黨黨史重要照片改繪。這張廣州火車站的照片，表示革命大業由中山開創，中正嫡傳，從廣州開出一條中華的路。該走廊黑白照片及彩色畫（如圖）都有懸掛，我每週要到民族學系教室（718 教室）教「民族理論」課程，都得和這黑白彩色兩列火車插身而過。

民國五十年代到頭份讀初中時，家裡在中山路上開照相館的同學林清光，向我介紹頭份時剛好就

是用街路興衰來解釋。初一學生的他，概括說出頭份的地理特徵：南北兩個公園（上公園、下公園），連出東西三條街路（中山路、中正路、中華路）。

然後點出頭份發展的歷史：以前最熱鬧的是中山路，現在已經移到中正路，以後會轉向中華路，因爲中華路是縱貫公路。

四十年後，每當車子從高速公路的交流道轉入頭份街上時，腦海裡，林清光當年掉了門牙，笑談頭份的模樣，經常浮現，眼睛裡，中正路上雖然仍在喧嘩，中華路卻已擺出接替的架勢，只是時間晚了不少。四十年前，連結台灣交通的大動脈是縱貫公路，它大車奔馳，日夜不停。當時不會有人把台灣聯想到高速公路。

小學時代，聽初中生的表哥們轉述他們初中老師的宏論，常常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一段跟中華路有關。在還沒有高速公路的年代，縱貫公路是台灣最重要的道路，它又叫做台一線（台灣省省道，編號第一號）。初中老師說：

縱貫公路所貫穿的各鄉鎮市，政府把在街上的那一段路名，都命名爲中華路。

如此的宣導，彷彿羅馬帝國，處處修路，修出一條一條的大路，而條條大路通

羅馬。中華路也是如此，以台北爲中心，無遠弗屆，貫穿全台灣。循此檢證，用在竹南鎮上，倒也十分精確。

中華路經過新竹火車站前、香山火車站前，掠過竹南鎮東北角，直接進入頭份鎮。沿著頭份鬧區邊緣連結上下兩公園，直奔尖山南下，是頭份對外最重要的交通要道。頭份是公路鎮，公路局的頭份站，是一個重要的大站。但竹南是鐵路鎮，是山線海線交會站，卻於公路無緣。縱貫公路掃過的一角，遠離竹南街上，對於竹南人的生活無關宏旨。但竹南鎮境內這一段縱貫路，卻是命名爲中華路。

台灣人的靈魂信仰

撰文／董芳苑

人人都有「靈魂」，死後其「靈魂」不滅，此即台灣人「靈魂信仰」之基礎。不過台灣人的「靈魂信仰」混合了儒教、道教、及佛教的部份教義，因此顯得相當複雜。傳統上的見解是：人死後的存在體叫做「鬼」（鬼魂），「鬼」的原義即返本歸原（《說文解字》以“鬼之言爲歸也”）。因爲人是「靈魂」與「肉體」所組合之高等生物，所以古代漢人就相信人死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禮記、郊特牲篇》，或“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左傳》註疏）的「魂」與「魄」靈魂信仰及歸宿觀念。上述典故的見解，可以說是儒教典型的靈魂信仰，是傳統知識分子的認知。

由於台灣民間信仰倚仗道教（天師道）之儀式而存在，因此其「靈魂信仰」超出了儒教之看法而更加複雜化。就如道教教導人說：三歲以下的兒童僅有「十二元辰」而無成熟的魂魄，因此兒童一旦受驚，其「十二元辰」就遊離走失，那時便要由先生媽「收驚」才會安寧。又說，兒童長大以後便有所謂：「三魂七魄」的靈魂。因此相信一個人於睡眠中「三魂七魄」若出竅雲遊體外，就有作夢現象。那時，人就不能在夢中人的臉上亂塗亂畫，否則靈魂就會找不到夢中人（會一睡不起）。如果生病發燒而心神恍惚或病入膏肓，就相信是「三魂七魄」走失的緣故，其時必須延請道士或法師進行「收魂」法事，否則會一命歸陰。至於人的「三魂七魄

「死後歸宿的去處，依據道教的說法是這樣的：「三魂」的第一條靈魂要前往東嶽大帝統轄的十殿閻羅王的十八地獄法庭報到，接受自第一殿秦廣王到第十殿轉輪王的嚴酷審判而後轉世（來自佛教之影響）。第二條靈魂係通過道士的「做功德」（做七旬相等於辦理陰間移民手續）儀式，協助其前往陰間過著只有消費而不事生產的逍遙生活（來自道教與民間信仰之影響）。第三條靈魂則於七旬或百日之後，由道士引回家中點主爲神主牌或合櫨於公媽龕中永久供奉（來自儒教愼終追遠觀念之影響）。至於「七魄」（即屍體）則加以埋葬，使其入土爲安。此後年年在「清明節」（或「三日節」）前後十日之內「掃墓」祭祀，以此配合祖先崇拜才不至使其淪爲餓鬼孤魂。並且相信「七魄」附著之遺骸不可曝露於空間，倘若遺骸曝露於空間感應日月（陰陽）之精華，又被頑皮童子撒尿其上，那時就會變成殭屍（有白骨殭屍與蔭屍殭屍之分）。不過時下都流行火葬，「七魄」均已隨著火炎而回歸自然了。

另外，佛教除了上面所提的「十八地獄審判」及「輪迴轉世」影響民間善信外，對於活著的人的確也有警惕作用，使人生前不敢任意去爲非作歹。其實原始佛教根本沒有「靈魂不滅」之信仰，只有「生命不滅」的輪迴信仰而已（原始佛教以爲人死後尚未進入六道輪迴的生命爲「中陰身」，它最快七天最慢七七四十九天便將進入輪迴）。至於人類有否「靈魂」存在的問題，各種宗教均各說各話，根本是“信不信由你”的一種見解。然而宗教人就是慣用這類「靈魂不滅」及死後有其歸宿的「信仰語言」（languages of faith），來提昇生命的尊嚴與生存之勇氣，此即宗教信仰之於現代社會仍然具有影響力的地方。

臺灣文獻別冊

歷史的　鄉土的　趣味的

編輯委員：李筱峰．戴寶村．林美容
劉峰松．林金田．蕭富隆
劉澤民．陳文添．林文龍
發行人：劉峰松
總編輯：林金田
主　編：江錫賢
編　輯：簡秀昭．李榮聰
美術設計：胡淑慧
出版者：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540 南投市光明一路252號
電　話：(049) 2316881-403.407(分機)
傳　真：(049) 2329649
電子信箱：twhc@mail.th.gov.tw
印刷者：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平工業區新和路10號
電　話：06-2619671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舊安平港